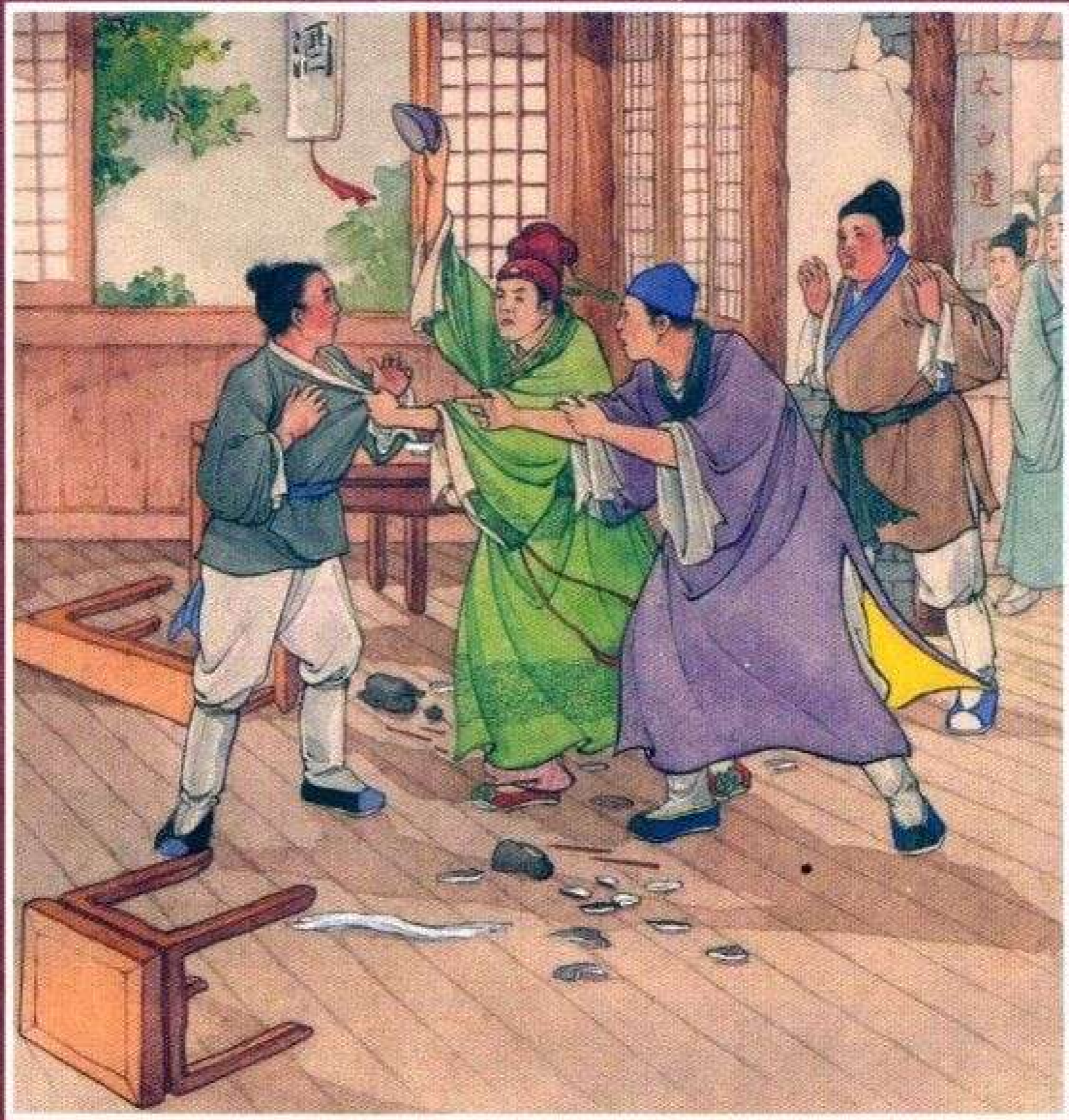


欽
霸
王
薛
蟠



红楼梦之十四

歃霸王薛蟠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刘锡永

严箇凡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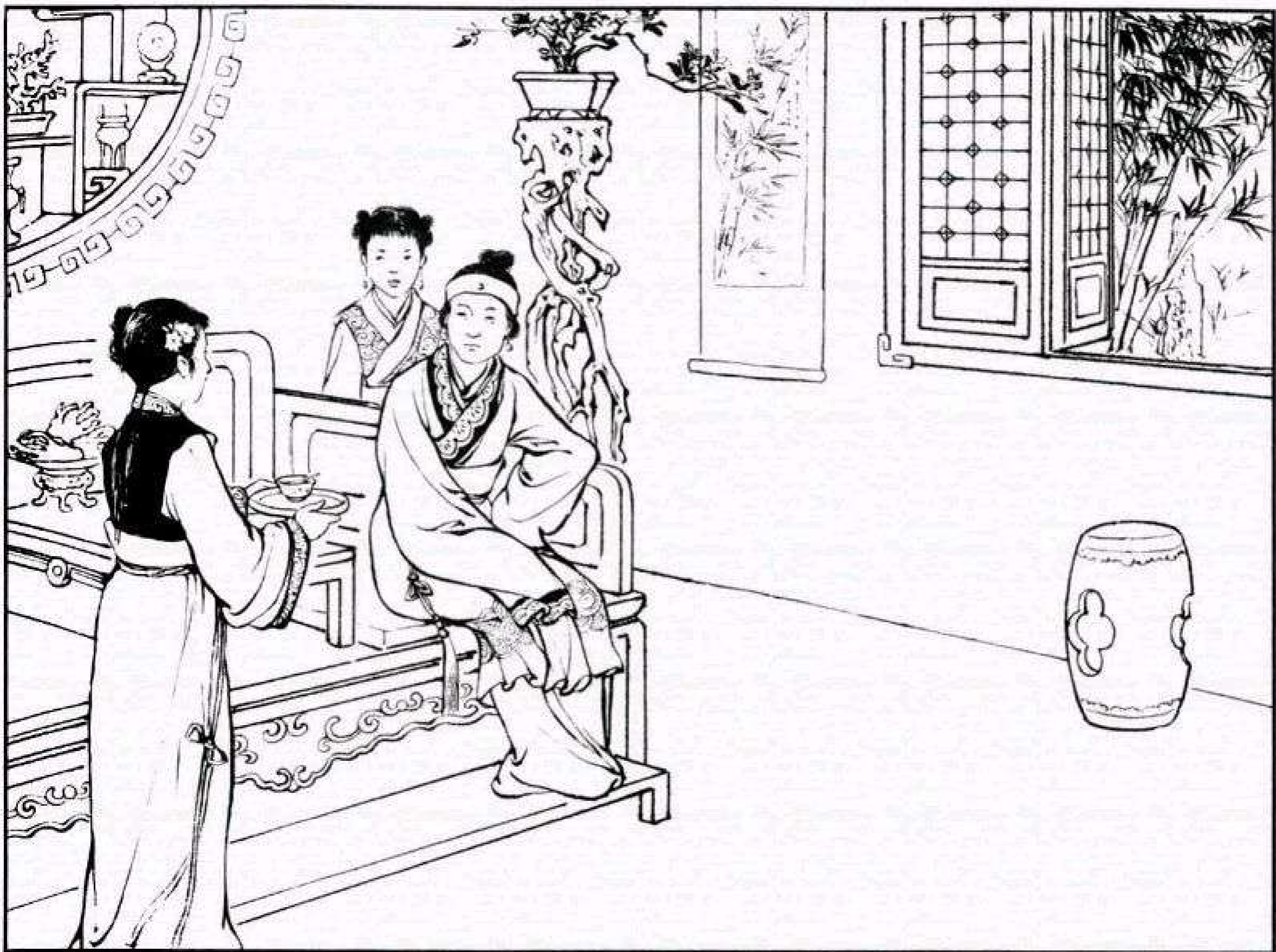


薛蟠仗着家里有财有势，骄纵成性，当地人个个怕他，背地里称他『呆霸王』。

薛蟠婚后，对妻子金桂十分宠爱。不想金桂为人阴险凶悍，撒泼耍赖，闹得全家不宁。薛蟠赌气出门，途中打死酒店伙计张三，被拘入狱。

薛家为了给薛蟠翻案，贿赂了证人和县官，才得上呈开脱，但刑部故意驳回呈子，从中勒索巨款，逼得薛姨妈折变家财，最后弄得倾家荡产，方赎回薛蟠的性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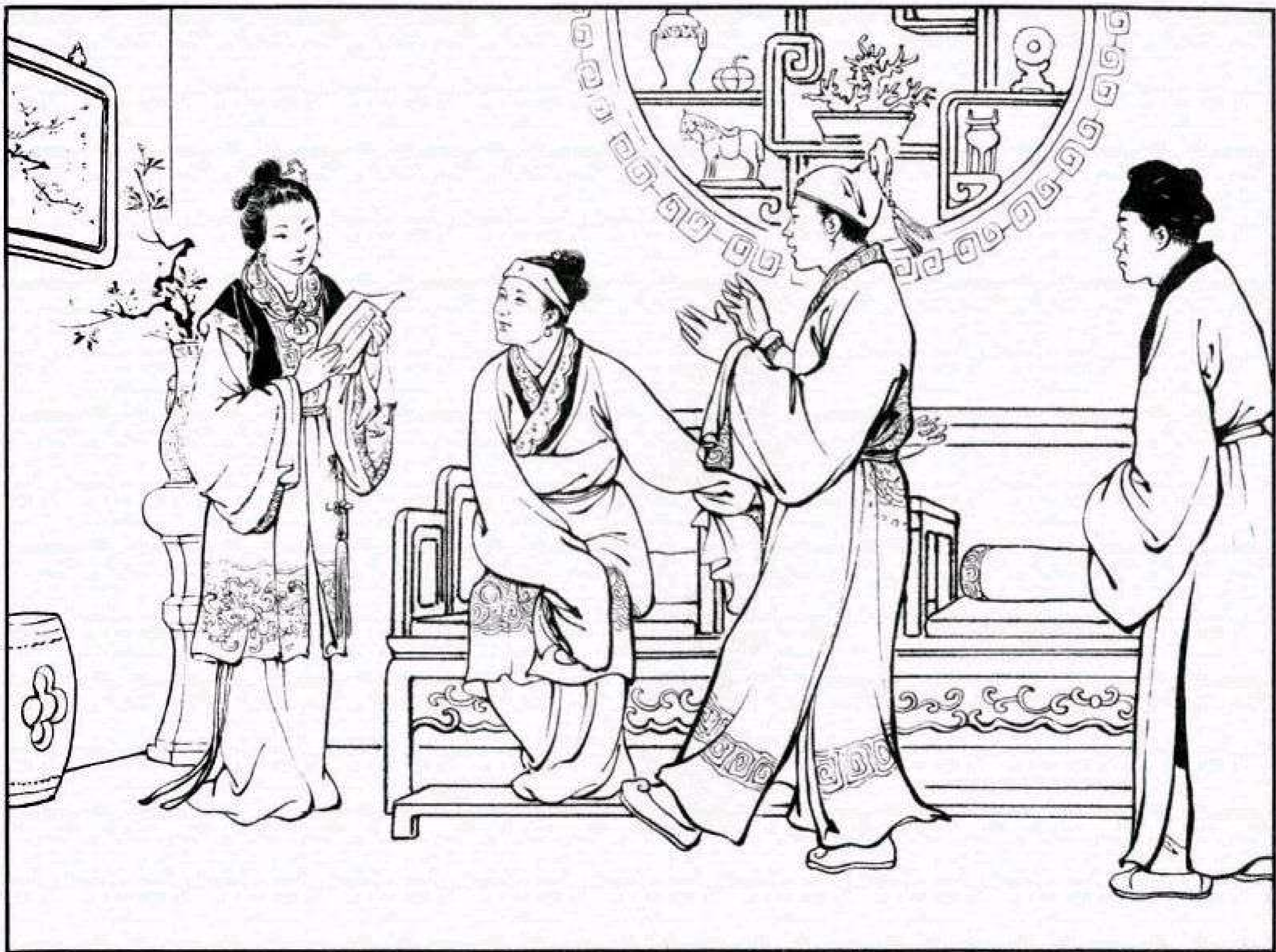
『呆霸王』薛蟠，原住在金陵，母亲王氏，与荣国府王夫人是同胞姊妹。薛蟠还有一个舅父王子腾，现任京营节度使。



那薛蟠仗着家里有财有势，只管吃喝玩乐，惹是生非。当地人个个怕他，母亲也拿他没有办法。



薛蟠一向听说京城是最荣华的地方，他的舅父王子腾、姨丈贾政又一再来信要接他母亲去走动，因此他缠着母亲，合家上京城走一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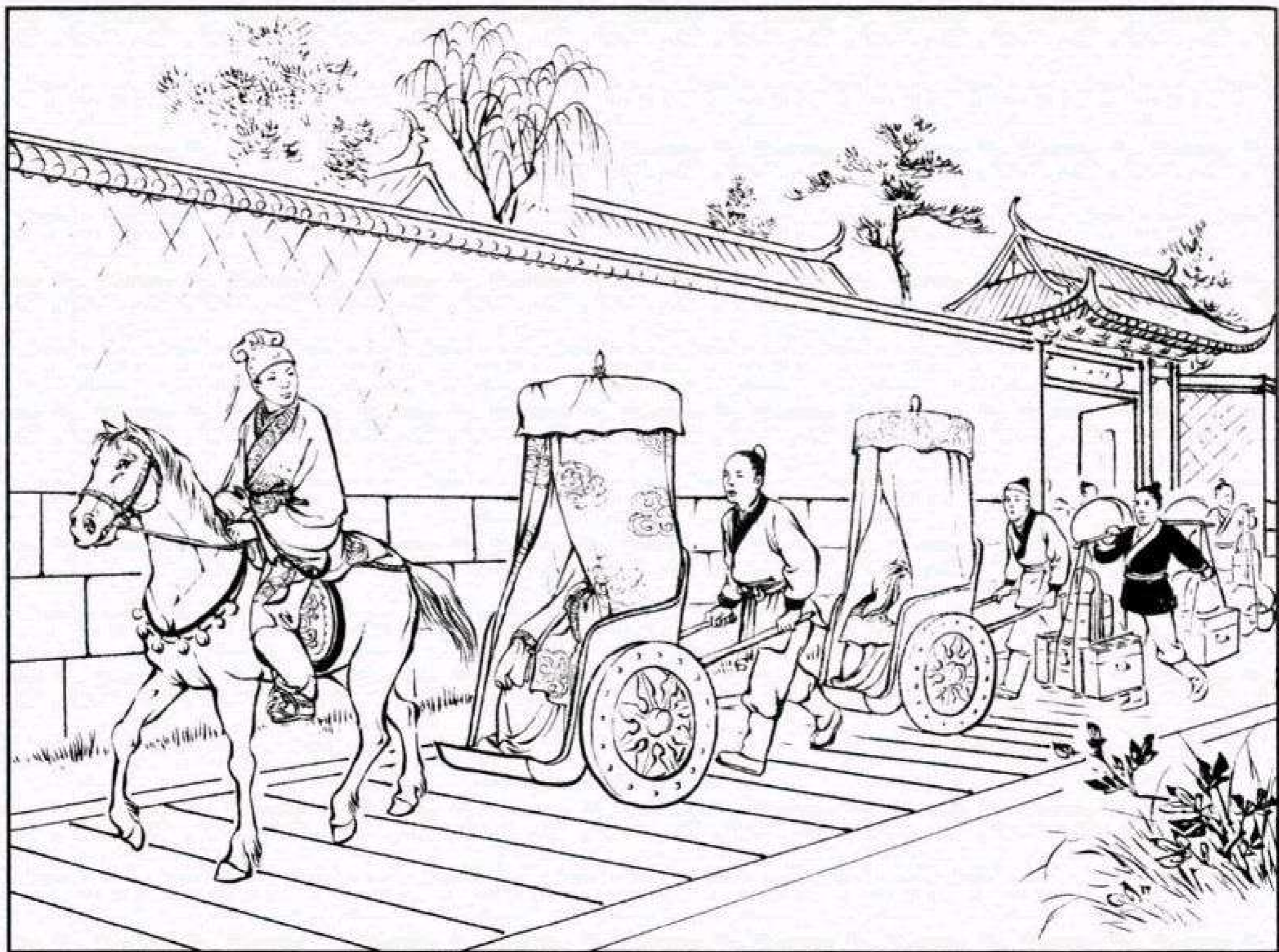
王氏原有此意，也便同意了。于是整治行装，并准备馈赠亲友的各色土产礼物。待诸事妥帖，正要择日起身，不想薛蟠闹了一场大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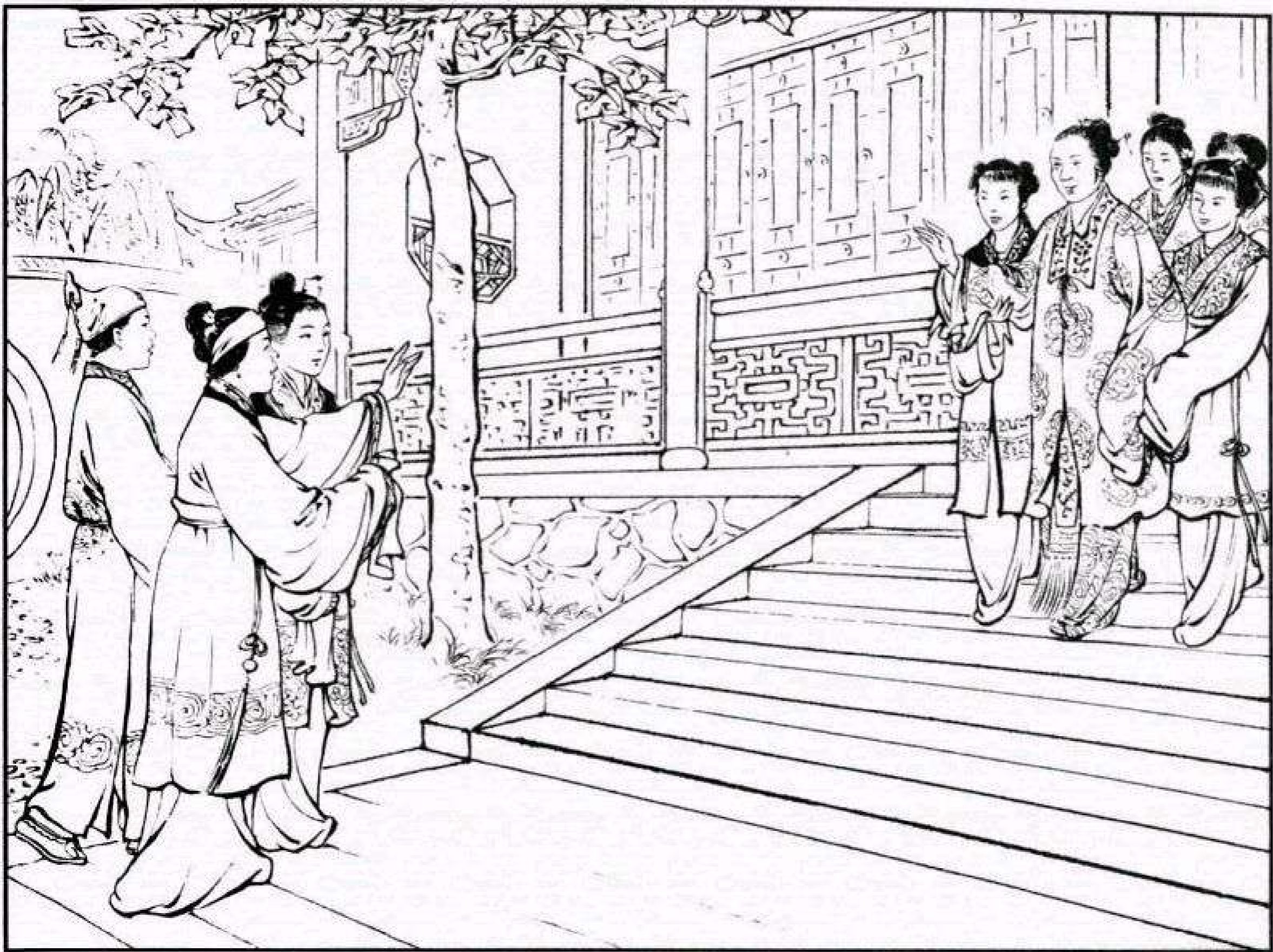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薛蟠和当地一个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冯渊，争买一个名唤英莲的女孩儿，双方各不相让。薛蟠性起，喝令跟随的豪奴动手，竟将冯渊活活打死了。



冯家虽知薛蟠是金陵一霸，却也不肯罢休，便向应天府告状。薛蟠哪里在意，将家中事托了老家人，自己就同母亲和妹子进京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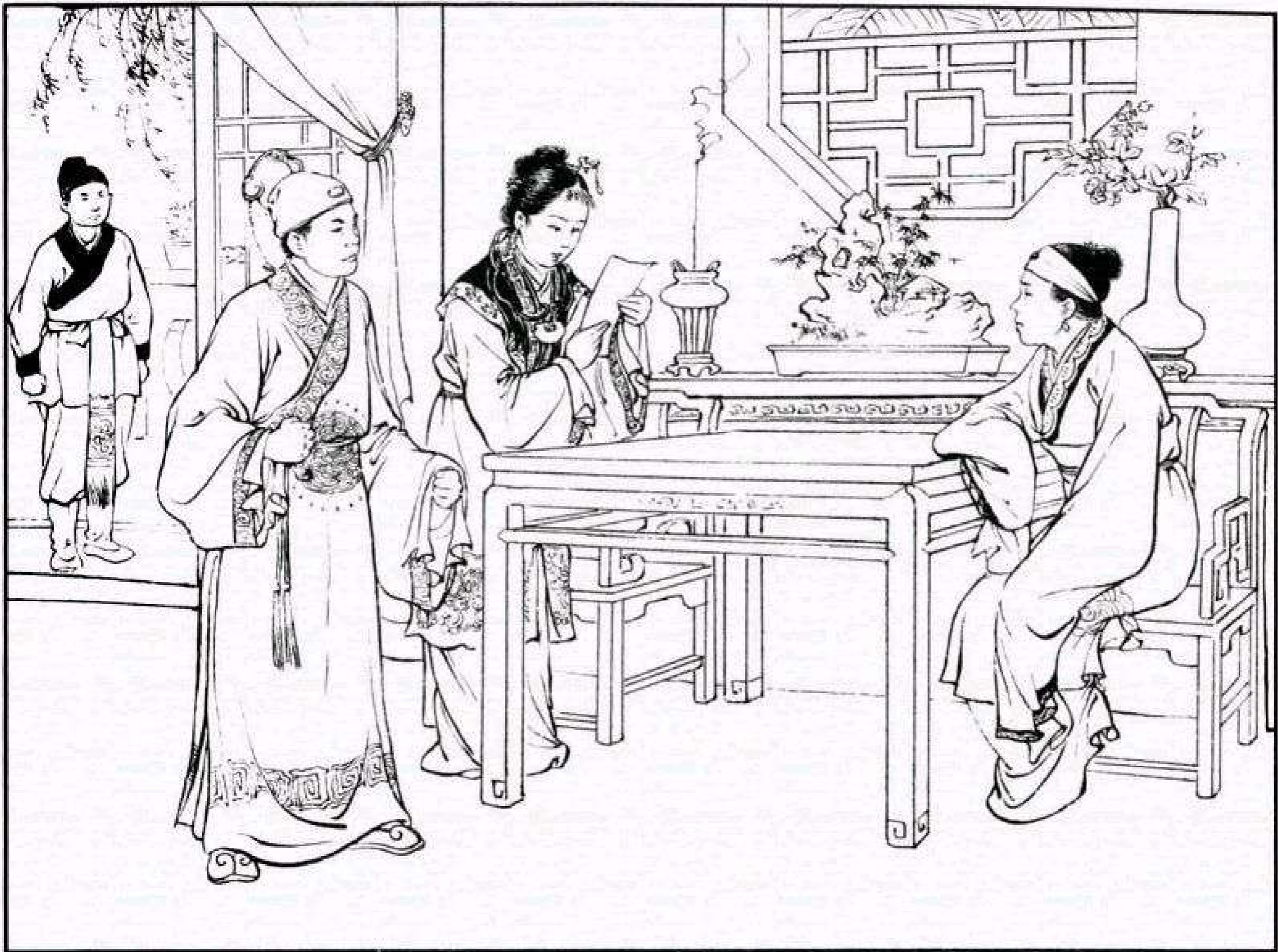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母子到了京里，投荣国府来。门子往里边通报，喜得王夫人连忙带了人出来迎接。姊妹阔别多年，一朝相聚，格外显得亲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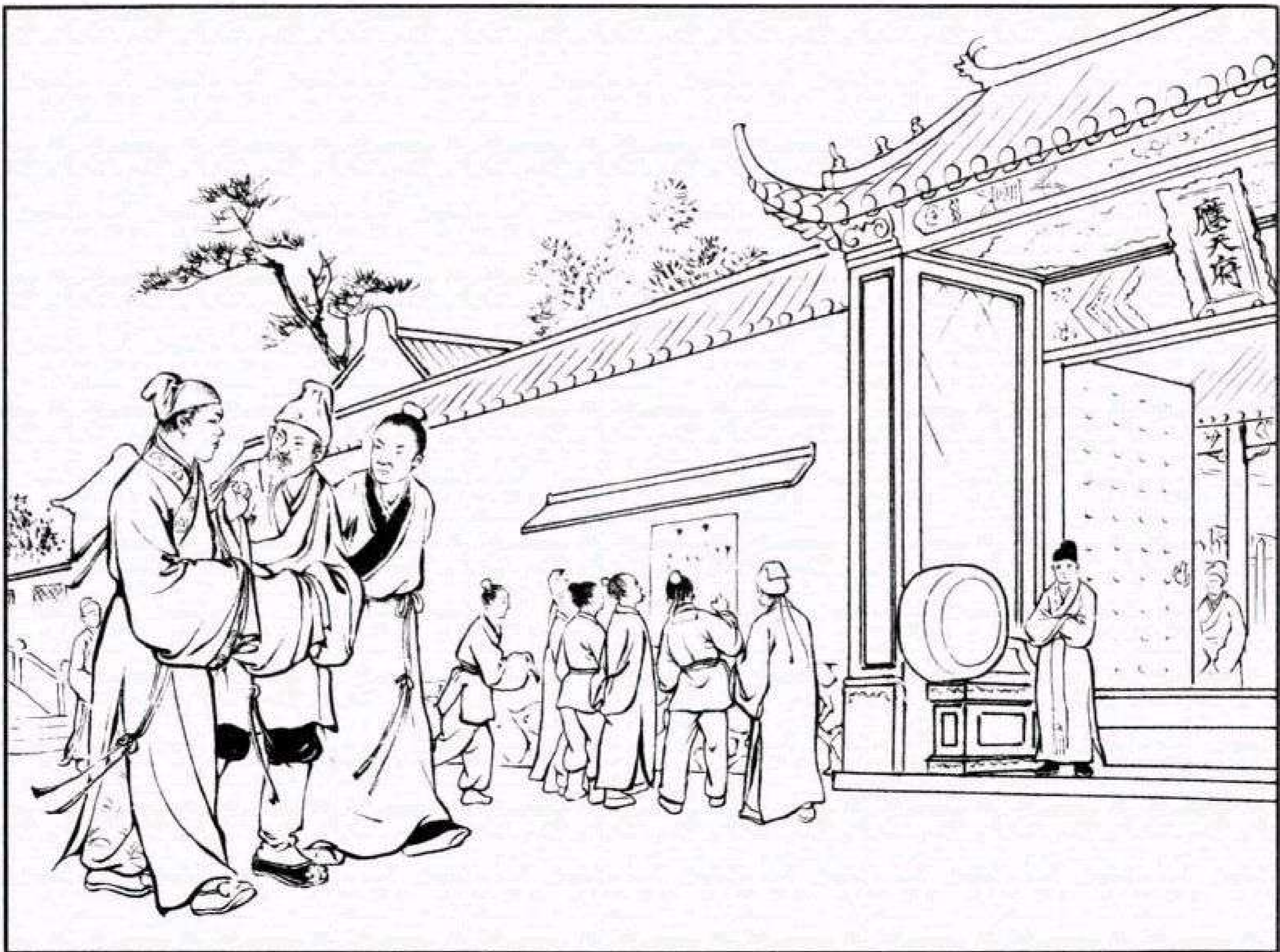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拜见了姨丈。贾政说：『外甥年轻，住在外边，恐怕又要生事，就请姨妈在这里住下，大家也亲密些。』薛蟠一家就在荣国府住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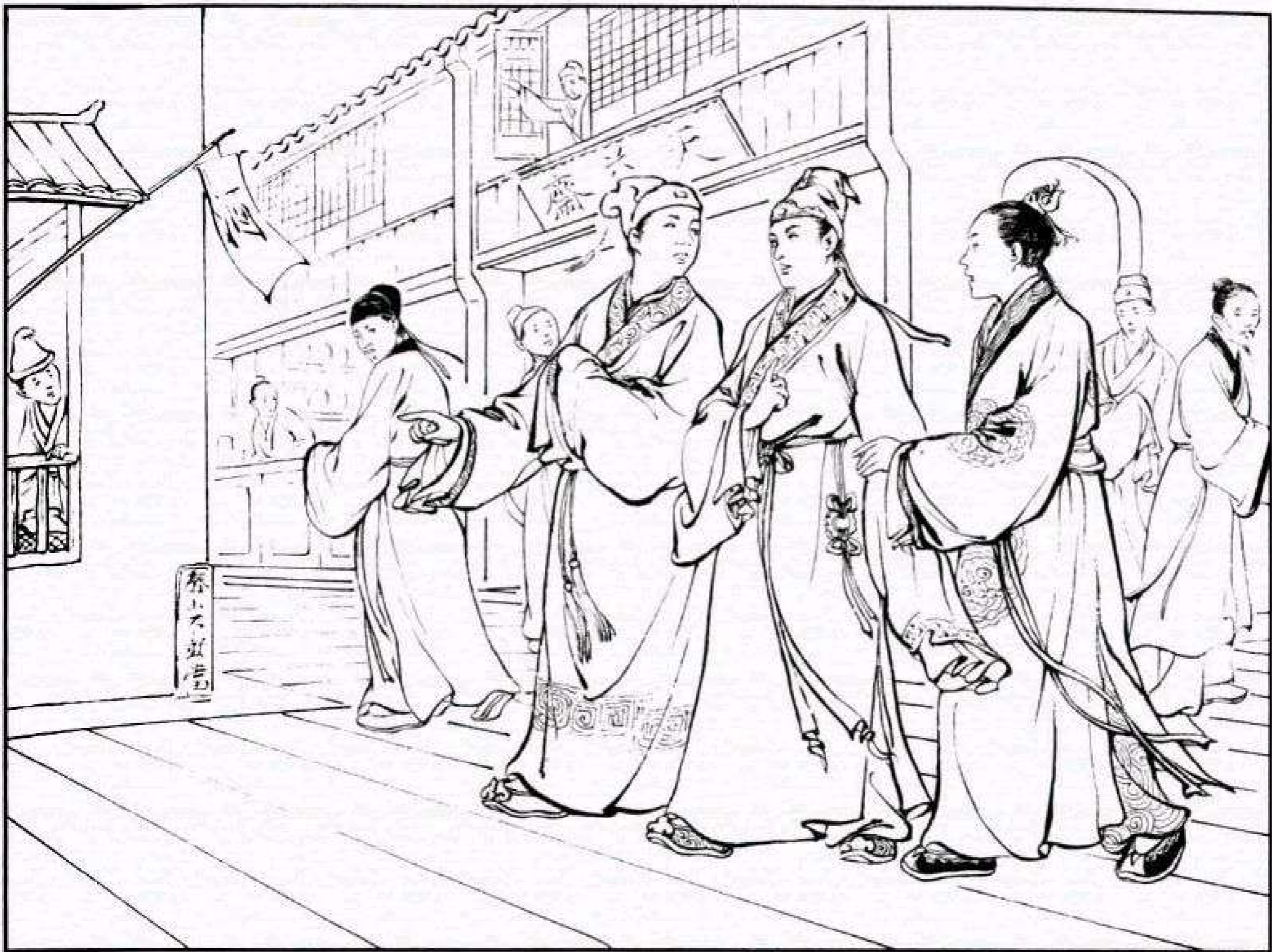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金陵那件命案闹开来了。薛姨妈虽明知薛蟠行凶惹祸，罪无可逃。但为了『独生子』的性命，连忙去求王子腾和贾政，设法替薛蟠开脱。



原来，现任金陵应天府知府贾雨村，是贾政的同族，他获得这官职，也是靠了王子腾、贾政的力量。一经请托，便胡乱判结这件命案，让薛蟠逍遥法外。



从此以后，薛蟠就越发胆大妄为起来。加上贾府子弟，都是骄奢淫逸之流，大家相熟之后，今日喝酒，明日聚赌，薛蟠就比早先更坏了十倍。



一天，荣国府总管赖大的儿子赖尚荣请贾府子弟吃酒，薛蟠、贾珍、贾琏、宝玉等都来了。赖尚荣又请了几个大家子弟作陪。



其中有个柳湘莲，原是世家子弟，素性豪爽。因他最爱串戏，面貌又生得清秀，一班不知他出身的人，往往把他当戏子看待。



只有宝玉，一向把柳湘莲当作知己，两个人坐在一处，问长问短，非常亲热。薛蟠看在眼里，以为柳湘莲只看重宝玉，瞧不起自己，心中老大不自在。



柳湘莲呢，先就看不惯薛蟠那种倚财仗势和横行霸道的行径。所以薛蟠只管来和他搭讪，他却沉下了脸，不加以理睬。



一会儿，薛蟠仗着几分酒意，嬉皮笑脸地对柳湘莲说道：『小柳儿，我们干一杯，今天大家兴头好，你且唱个曲儿给大爷听听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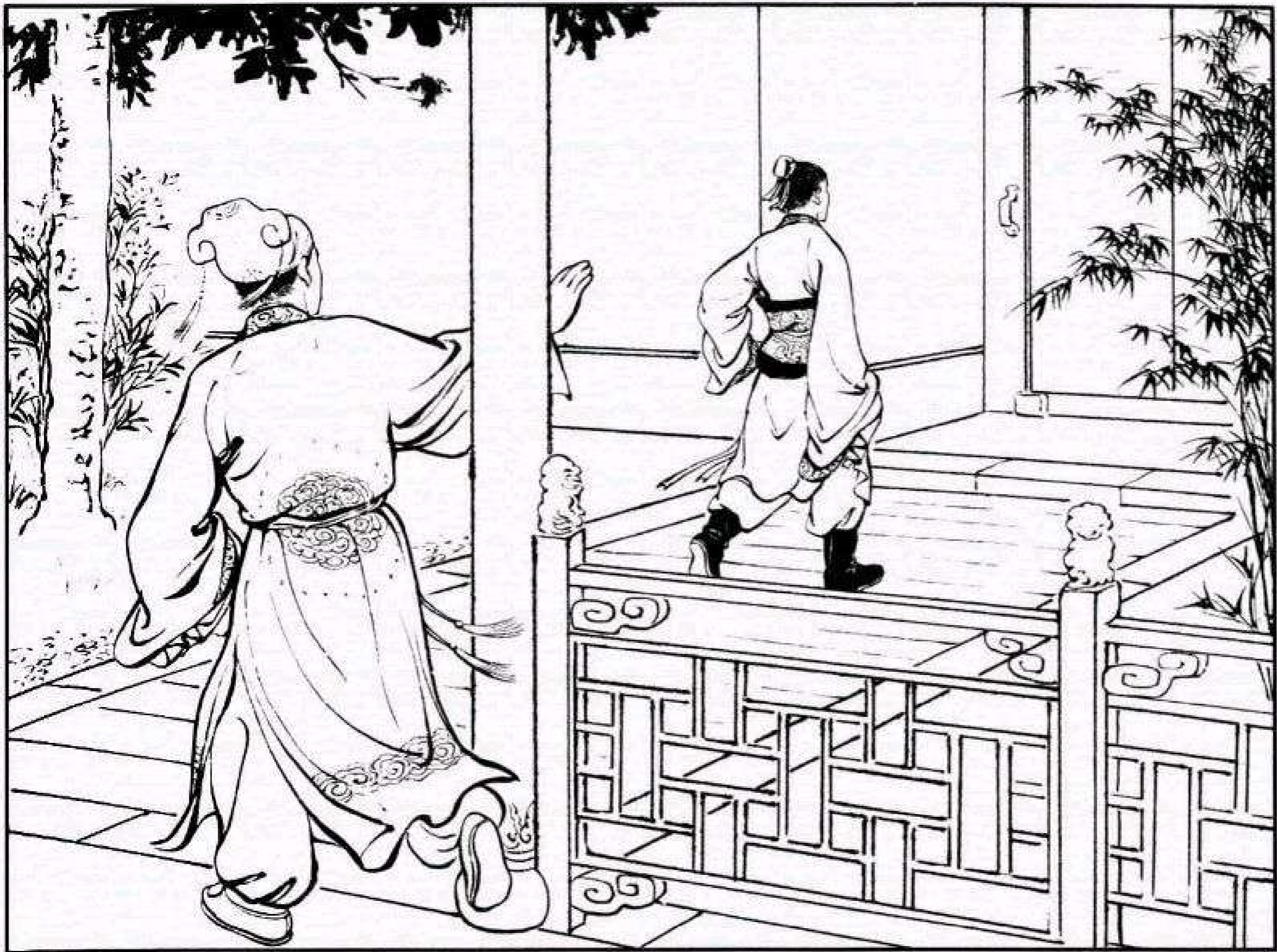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一面说，一面摇摇晃晃挨过来，定要柳湘莲和他对喝。这时柳湘莲满腔的火，恨不得向他一拳打去，却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，不好发作。



柳湘莲悄悄地拉了宝玉离席，对宝玉说道：「你那表兄实在太下流了。再坐着，不免生事，不如让我回避了倒好。」



宝玉想留他多坐一会，柳湘莲说：『你就进去吧，不必送我。』说着，抽身就走。刚到大门前，只见薛蟠追上来，嘴里乱叫：『我的小柳儿，你往哪里去？』



柳湘莲不理，薛蟠追上去一把拉住，冷笑道：『谁不知你会唱曲，难道今天存心对大爷摆架子不成？』湘莲心中又恼又恨，正欲挥拳，忽然心生一计。



柳湘莲假意对薛蟠笑道：『你别生气，我此刻要到北门外一个朋友家去唱曲。我先走，你进去告辞一声就来，我在北门外那座石桥上等你。』



薛蟠只当柳湘莲屈服了，十分得意，忙改换口气说：『好兄弟，你这才明白了。不是夸口，你有我这样的哥，要做官发财都容易呢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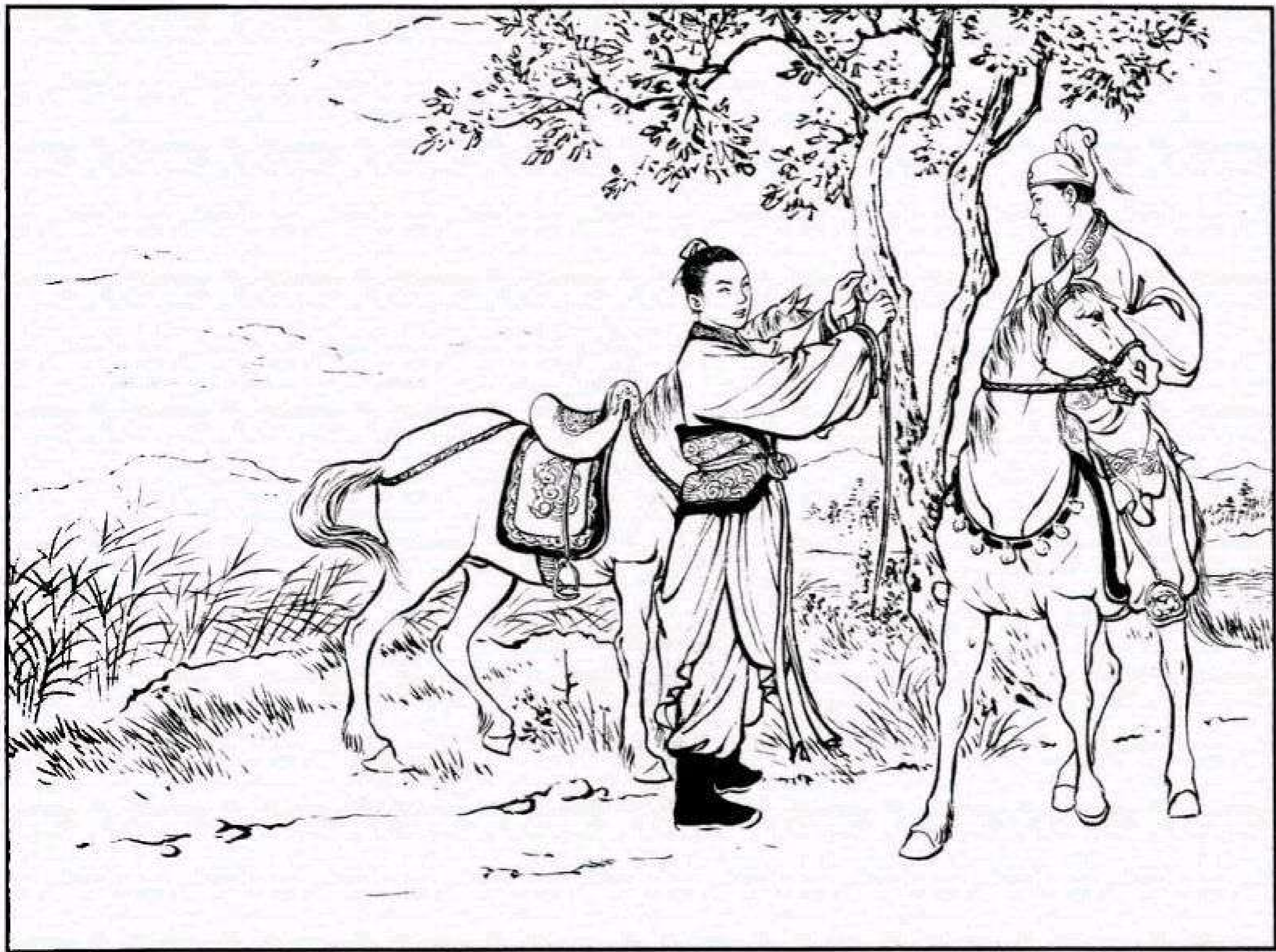
柳湘莲跨马直出北门，在石桥附近树林边等着。约一顿饭工夫，薛蟠骑着马赶来，只见他张着嘴，瞪着一双醉眼，头似拨浪鼓一般，左右乱瞧。



薛蟠勒着马只管等着。不想一回头见了柳湘莲，忙笑道：『我说你断不会失信的。』说着，两匹马并辔前行。



柳湘莲见前面已是荒郊，且有一带芦塘，便先行下马，向薛蟠笑道：『我多喝了酒，有些头晕。你也下来，我们歇一会再走。』



薛蟠连忙下马，正要把缰绳拴在树上，只觉得背上给铁锤砸了似的，顿时满眼金星，身不由己，倒在地



薛蟠不防柳湘莲动手打他，一面挣扎起身，一面乱骂：『小杂种！为什么哄大爷出来就打？』柳湘莲也不理他，只用脚尖点了一点，薛蟠又跌倒了。



柳湘莲道：「你这瞎了眼的！认认柳大爷是谁？」说着，便举起马鞭抽了三四十下。薛蟠在地下乱叫乱滚，百般讨饶。



柳湘莲道：『我打死你也容易！只是你可认得我了么？』薛蟠忙叫道：『好老爷，饶了我这没眼的瞎子吧！从今往后，我怕你了！』



柳湘莲瞧瞧薛蟠，知道是不经打的。便把他的左腿拉起来，拖了几步，向芦塘泥浆中一推，哼了一声，自己提鞭上马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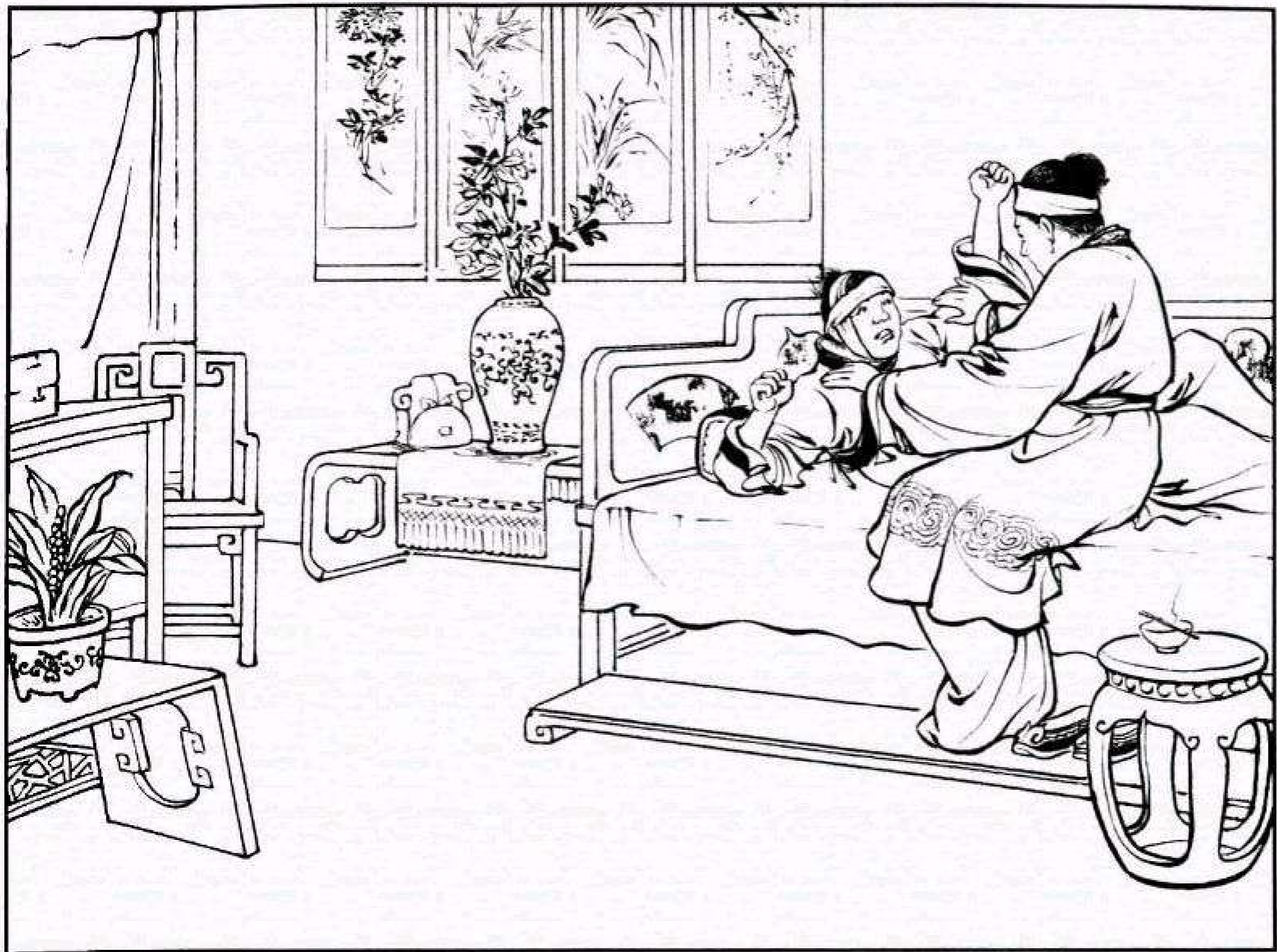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等柳湘莲去远，方敢挣扎起来，偷偷摸摸回到家里。薛姨妈见儿子衣衫破碎，面目青肿，浑身上下脏得似个泥猪一般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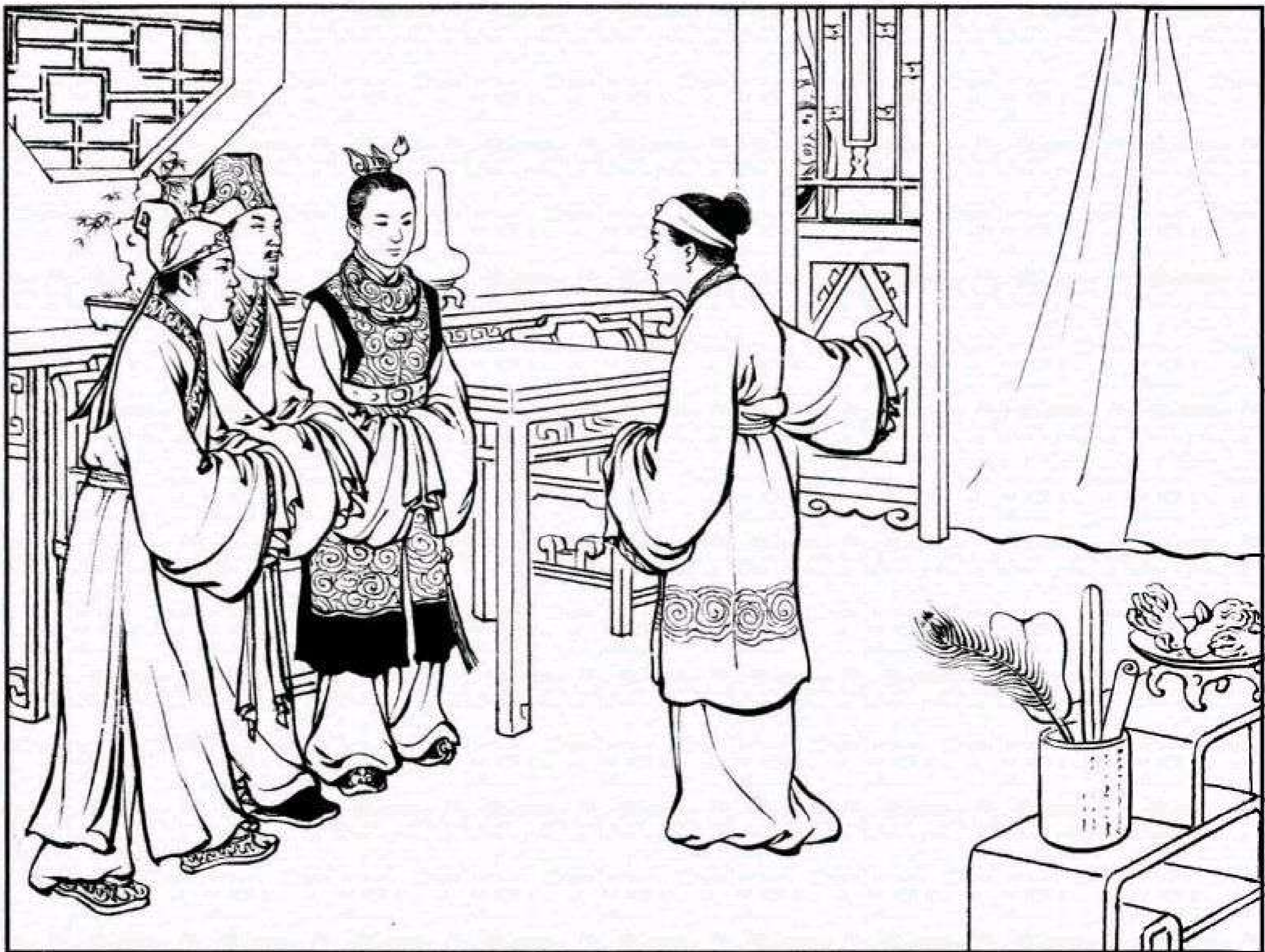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讲了被打的经过，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怀恨，骂一回薛蟠，又骂一回柳湘莲，想要告诉王夫人，遣人寻拿湘莲。还是宝钗识得多，把母亲劝住了。



薛蟠躺在床上，痛骂柳湘莲，又命小厮去拆他家的房子，要打死他。薛姨妈喝住小厮，只说：『柳湘莲酒后放肆，现在已经惧祸逃走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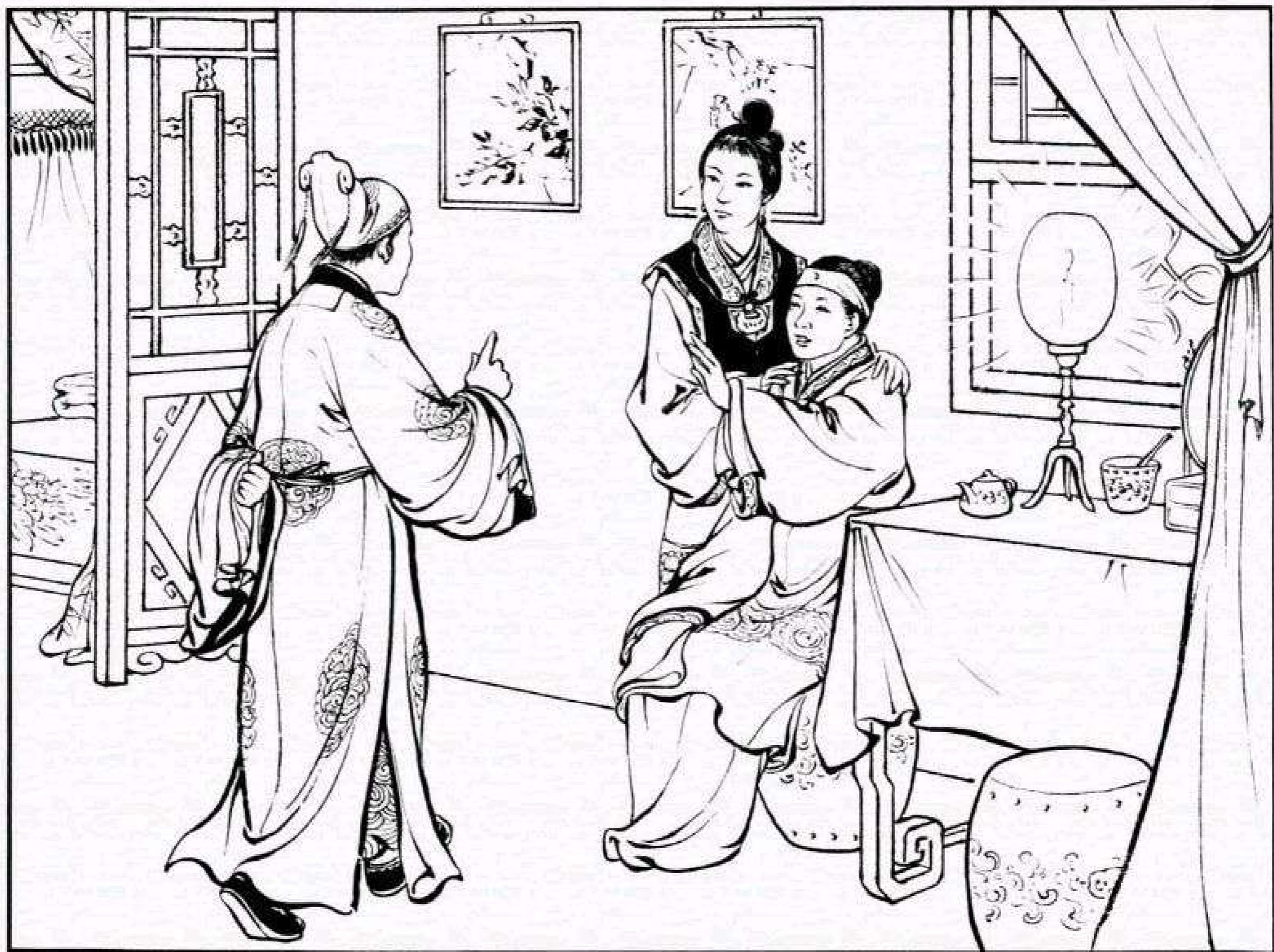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听见如此说，胸中的气才渐渐平息。三五日后，肿痛虽愈，伤痕未平，只得装病躲在家里。其实荣国府上下谁都知道。



过了一时，薛蟠心想：天天装病，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打点几个本钱，出门做趟买卖。赚钱也罢，赔本也罢，一则遮羞，二则各地逛逛，也是好的。



薛蟠把这个主意告诉母亲。薛姨妈听了，虽是欢喜，但又怕他在外生事，因此不叫他去，只说：『你好歹跟着我，家里不等你赚了银子来使。』



薛蟠哪里肯依？宝钗从中调停道：「哥哥既想学，好，母亲就打点一千、八百两银子，交与他试一试，也能够增加些阅历，总比关在家里好些。」



当下商议已定，薛姨妈忙着打点行装，并派几名得力伙计和小厮，一路照应薛蟠。诸事完备，薛姨妈、宝钗又说了许多劝诫的话，薛蟠便上路去了。



却说柳湘莲把薛蟠痛打了一顿，心里很是痛快。但转念一想，薛家有财有势，恐怕不肯罢休；再则在赖尚荣的面上也不好看。



好在柳湘莲向来遨游四方，行踪飘忽无常，当下便收拾一下，并将传家之宝『鸳鸯剑』随身带着，打算出门三年五载，再行回来。



几月之后，柳湘莲到了平安州。正在浏览郊景，忽听得前面隐约有呼救之声。仔细望去，像是一伙强盗在打劫过路商贩。



柳湘莲看得真切，忙拔出『鸳鸯剑』，拍马赶了过去。那伙强盗正在得手，不防杀进一条好汉来，知道失了风，只得撒下财货，四散逃命。



柳湘莲还想追赶，只见那个失主朝他一跪，嘴里说：「好老爷，饶了我吧……」柳湘莲很是奇怪，仔细看时，却是薛蟠。



原来薛蟠主仆一行，贩了许多货物，正取路平安州回京，不想遇着强盗。幸得柳湘莲赶来，把强盗赶走。



薛蟠还当是柳湘莲记着上次仇恨，要伤他性命，所以只管磕头求饶。那柳湘莲虽恨薛蟠，却不愿乘人之危，反而拉他起来，好言安慰。



薛蟠感激柳湘莲患难相救，想谢他银子，明知他不肯受，只得说了许多忏悔和感恩的话，又要和湘莲结拜为弟兄。湘莲毫不介意，当真两个人便结拜了。



薛蟠同柳湘莲一路进京，回到家里。薛姨妈自然不念以前的事，并且十分感激湘莲救了儿子的性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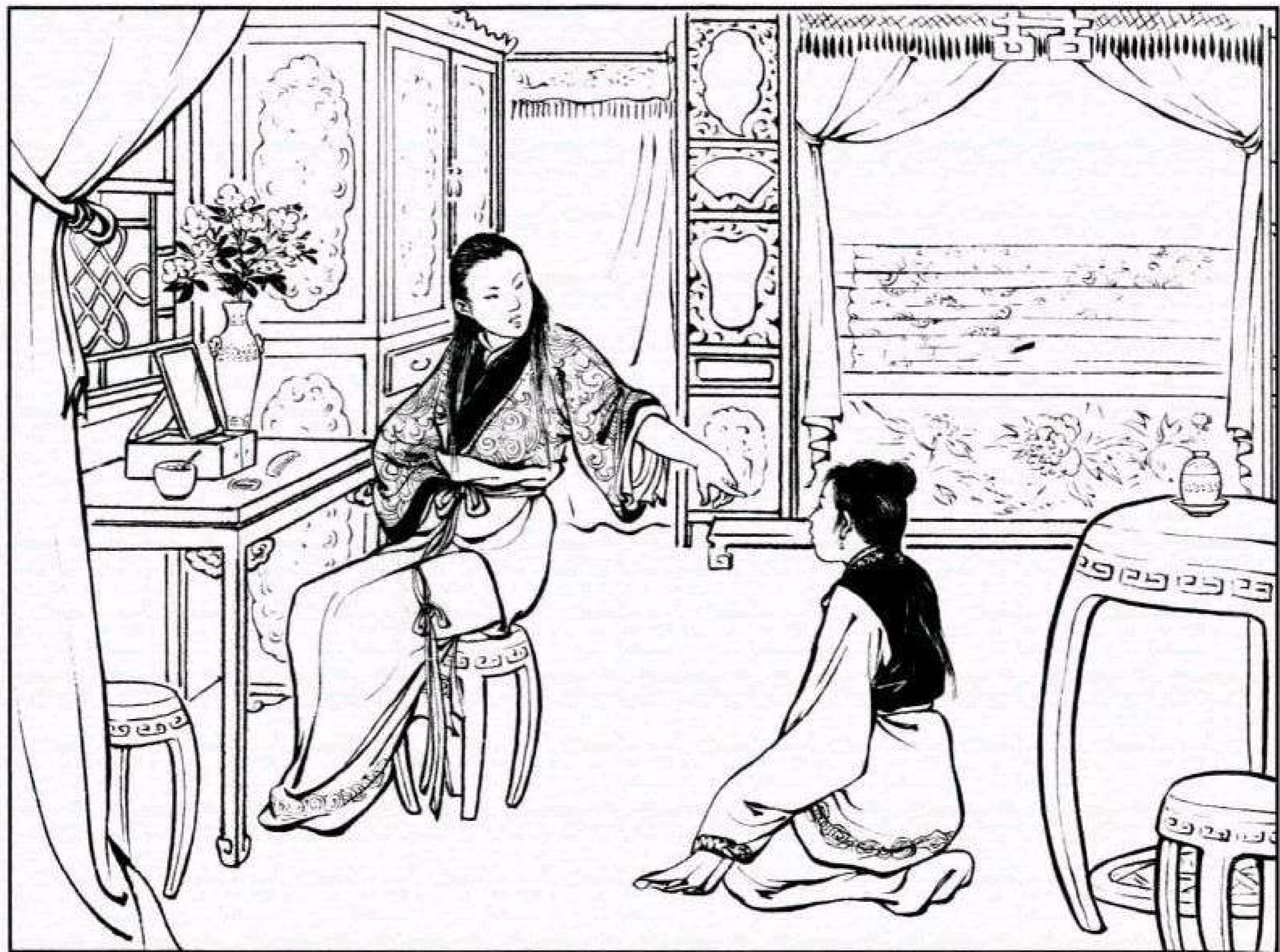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薛姨妈和宝钗说起薛蟠这次虽得侥幸平安回来，但他不知世务，以后难保还要惹事闯祸，赶快给他娶一房媳妇，说不定可以安分些。宝钗也以为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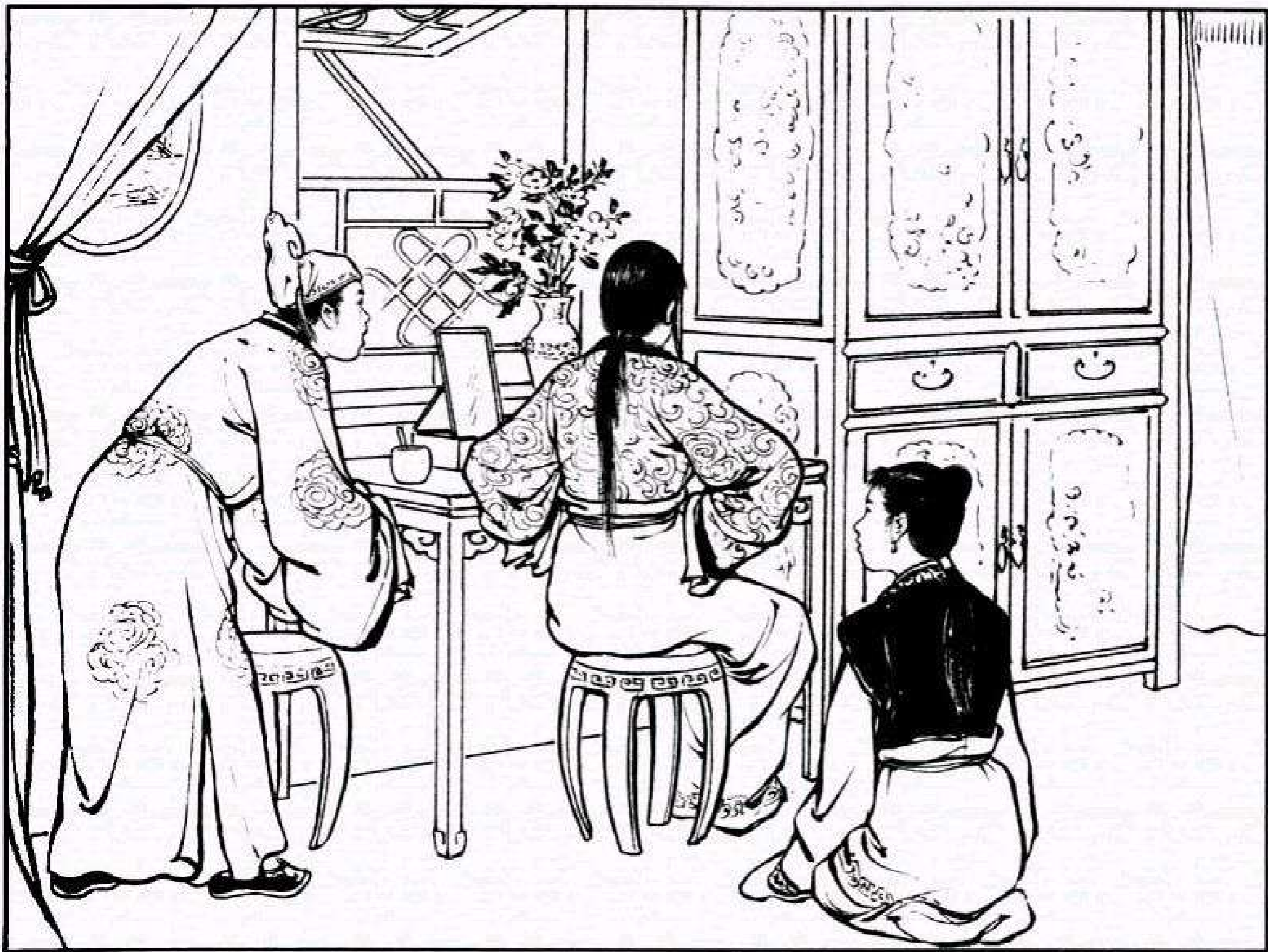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薛姨妈给薛蟠寻着一门亲事，对方是京城有名大户夏家，和薛家还是老亲。结婚那天，宾客盈门，薛姨妈说不出的高兴。



这位夏家小姐，乳名金桂，不仅生得美丽，而且知书识字。只是由于自幼娇生惯养，性情不免骄悍。



薛蟠因她美貌，百般纵容，倒也不以为意。不想夏金桂一心拿出威风来。薛蟠呢，正在新婚的时候，凡事一味容让，以致越发助长了金桂的气焰。



薛蟠本是个浪荡子，娶金桂之前，原已先纳了英莲为妾，改名香菱。如今见金桂带来的丫头宝蟾有几分姿色，不觉又起了垂涎之意。



这事被金桂觉察了，不免大哭大闹，寻死觅活。连薛姨妈、宝钗都劝她不住。



薛蟠见家里吵得鸡犬不宁，一怒之下，索性赌气带了伙计，又出门做买卖去了。



薛蟠主仆一伙在路上走了几天，这天到了太平县地面。薛蟠素知这地方热闹好玩，便吩咐伙计进城歇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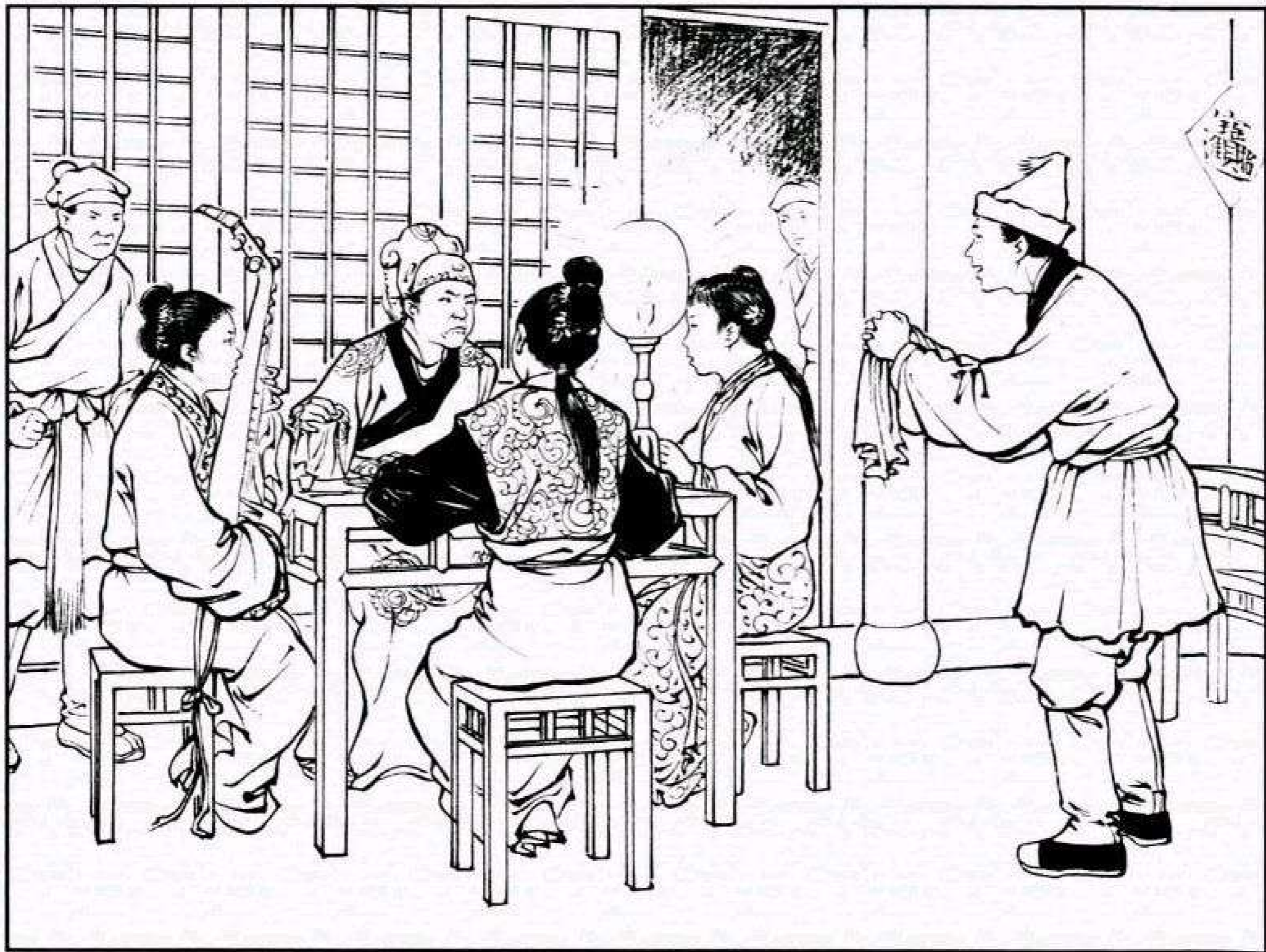
薛蟠在李家店卸下行装，因旅途寂寞，心里闷得慌，当夜便在店堂里叫了几名妓女和卖唱的，喝酒作乐，直闹到半夜，还是不肯罢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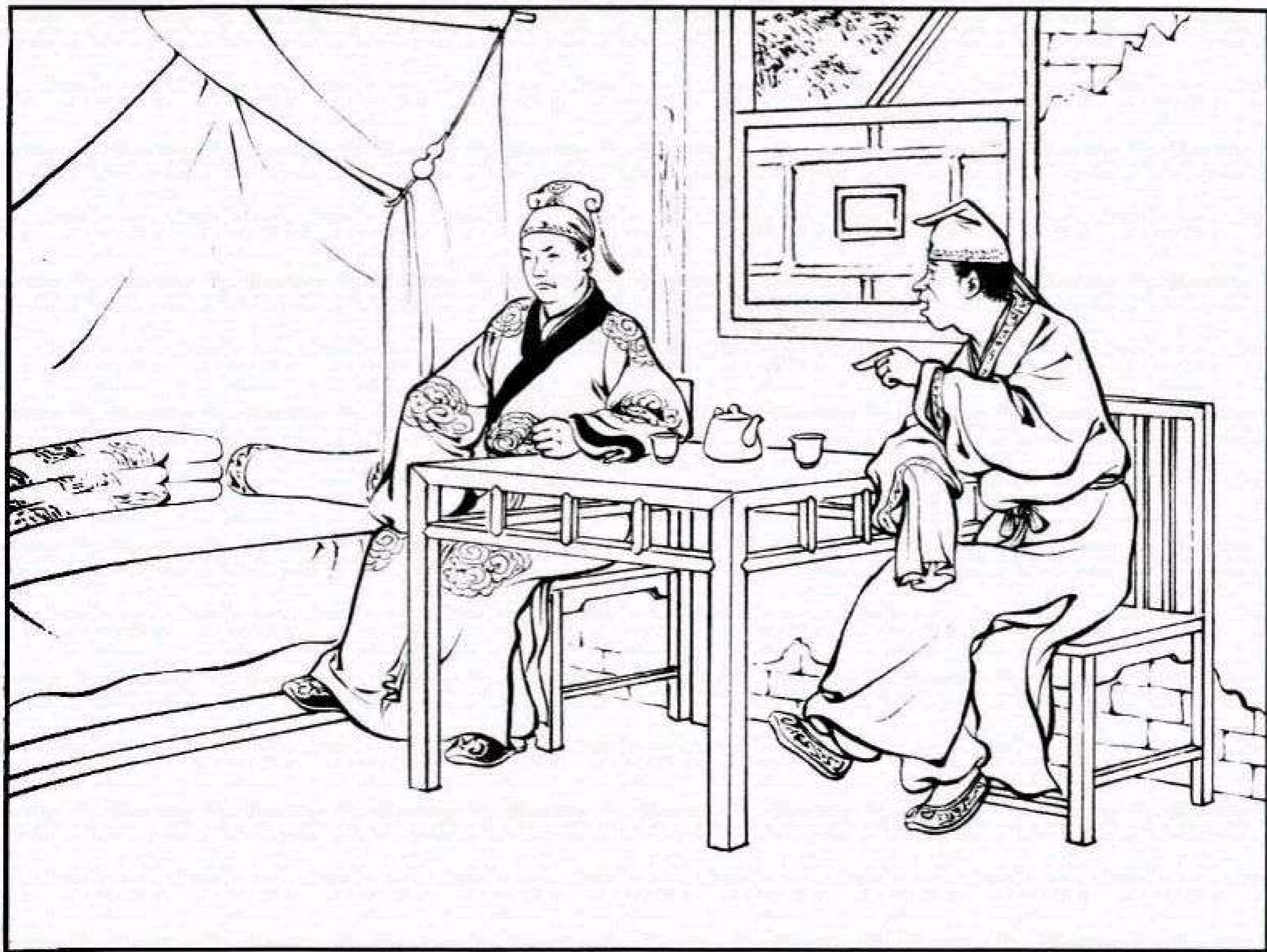
店里有个堂倌张三，见薛蟠这般胡闹，不免有点看不上眼，再加看他酒喝得太多，恐怕醉了生事，就故意劝阻薛蟠不要再喝。



不料薛蟠正在兴头上，经张三一劝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双醉眼只管盯住张三，因为几个妓女在座，不便发作，只好要这样，要那样，尽拿张三使唤出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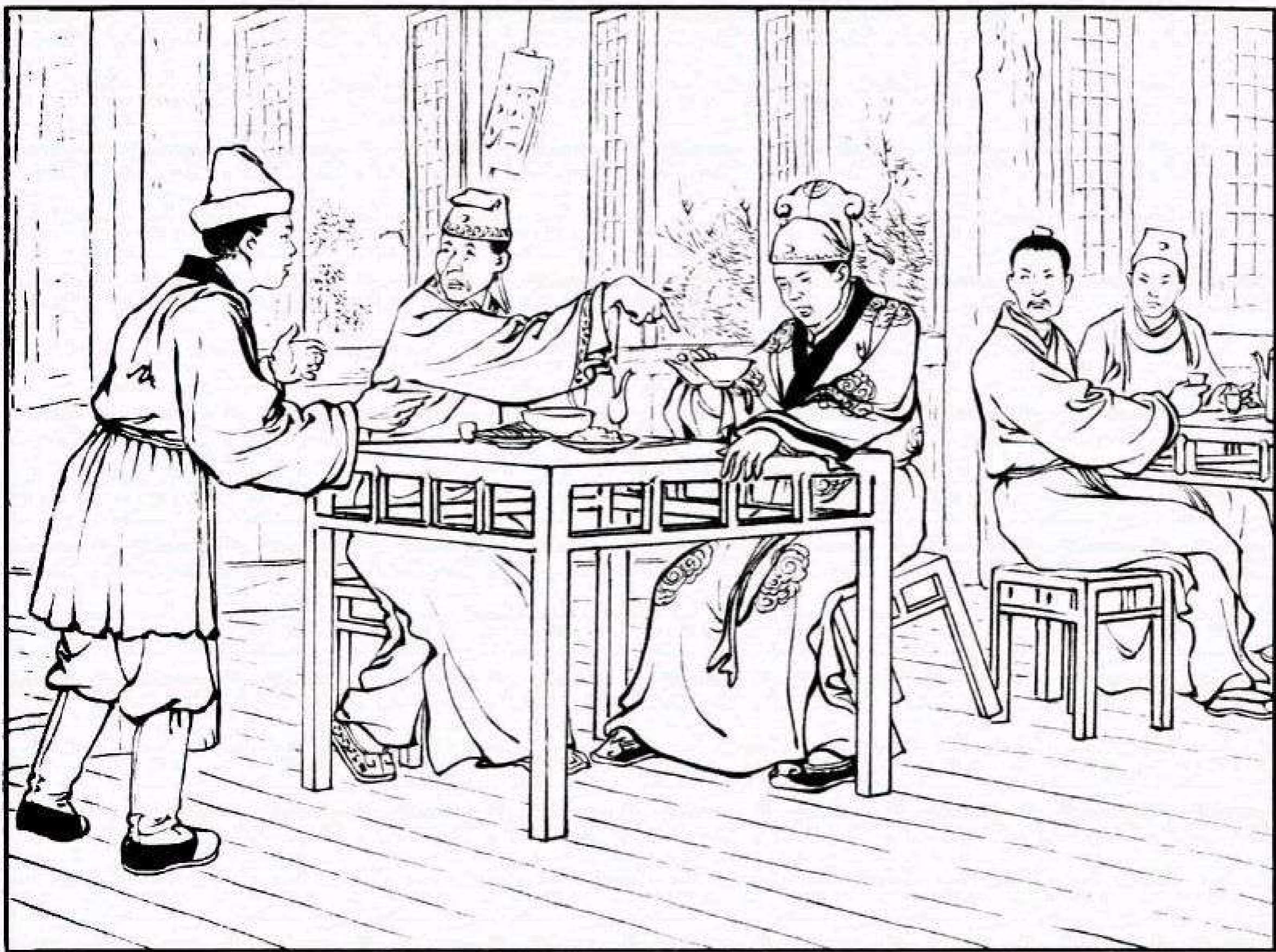
平，就留下来，找当地的朋友吴良商量报复的办法。



那吴良原是太平县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不但不去劝阻薛蟠，反而一力怂恿。两个人商量了一会，同到店堂里，存心要和张三寻事。



薛蟠、吴良拣一副座头坐下，便叫酒菜，张三立刻拿来。薛蟠把酒斟了一大碗就喝，嚷道：『这酒怎么这般酸！』吴良喝了一口，也说是酸的。



张三不敢怠慢，忙去换了一壶。薛蟠尝了一下，又说不好，叫张三再换。张三也不申辩，依旧再去换来，不料还没送到，薛蟠就骂起来了。



张三待要和薛蟠评理，薛蟠不由分说，一把拉着张三，挥拳就打。张三被打，嘴里回骂，薛蟠越发火上加油，拿起那只大酒碗，猛砸过去。



只听得当的一声，正砸中张三的脑门，顿时血如泉涌，倒了下去。起先张三还躺在地上哼着，一会儿就断气了。



张三一死，李家店顿时骚动起来。店主一面看住薛蟠，一面派人到县里呈报。一会儿，张三的寡母王氏哭哭啼啼地赶到店里。



王氏更不打话，揪住薛蟠便要拼命。薛蟠神色自若，倒像没事人一般。一会儿，县里公人来了，见是人命重案，就把薛蟠、吴良带走。



却说薛姨妈自薛蟠出门，虽也有些牵挂，但到底不在跟前，省了不少烦恼。这天，闲着没事，便带了侄儿薛蝌、侄女宝琴来贾母处聊天。



大家正在说着笑话解闷儿，忽见薛家小厮满头大汗闯进来，向薛姨妈说：『太太快回去，大爷闯下大祸了！』



薛姨妈吓得面如土色，即忙起身，带着薛蝌、宝琴回去了。贾母等俱各惊疑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忙打发人跟过去打听。



薛姨妈急急地回到家里，只见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。宝钗早迎出来，见了薛姨妈便道：『母亲，先别着急，办事要紧。』



薛姨妈看了这副光景，心里早明白了一半。一面哭着，一面问宝钗：『到底是和谁……』一个公人抢着说：『不管是谁，打死人总是要偿命的。』



薛姨妈又哭道：『我也不要命了，赶到那里见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！』急得宝钗一面劝，一面拿些银子先打发两个公人回去。



这里正乱作一团，那夏金桂早在里面大哭大嚷起来，说：『平常你们总夸口势派大，打死了人也不在乎，现在又怎样了？』薛姨妈、宝钗也不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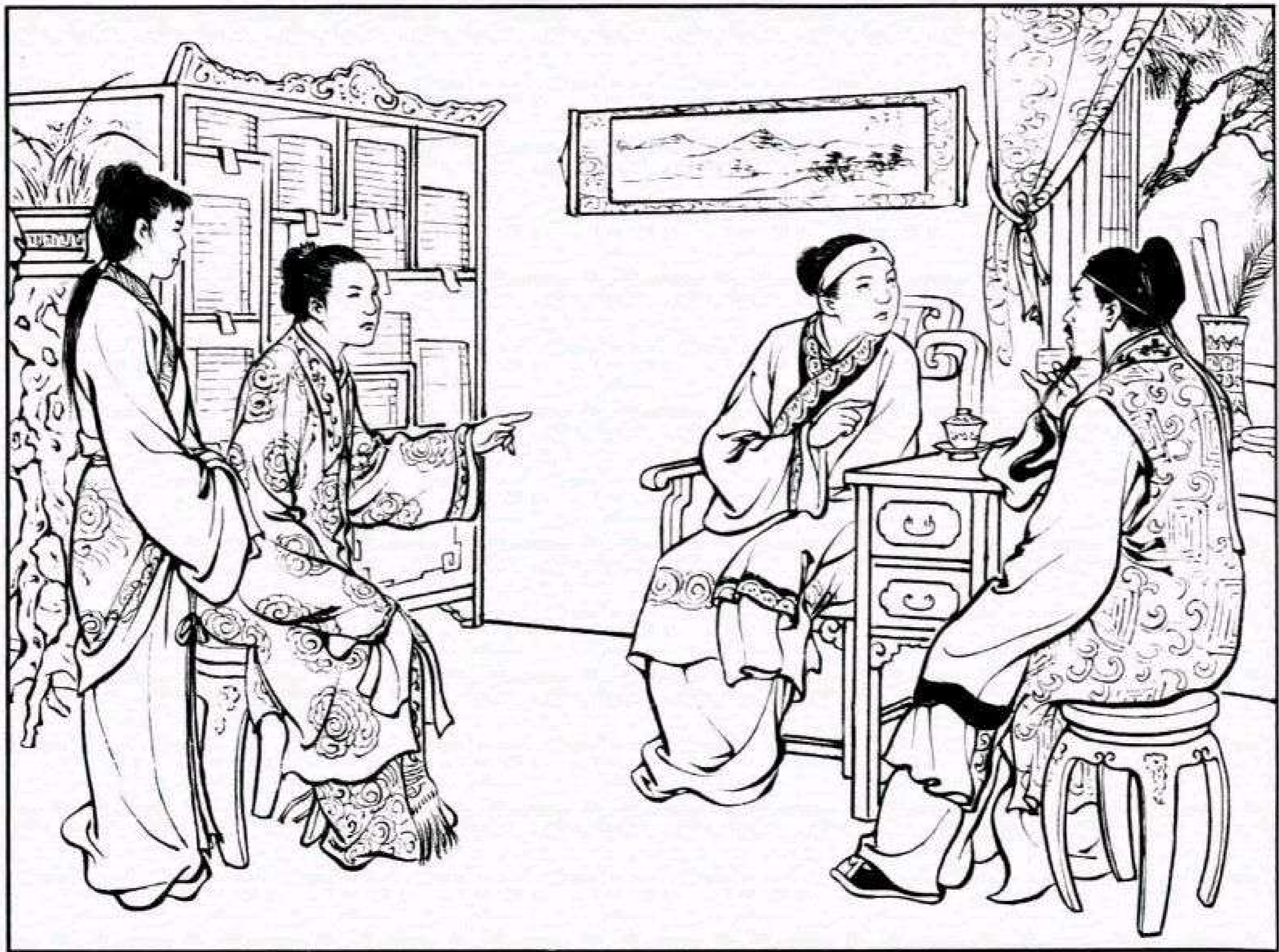
宝钗向来临事不慌，母女两个商量下来，决定先打点银两，交与薛蝌，赶到太平县，和薛蟠见了面，问明底细，再作计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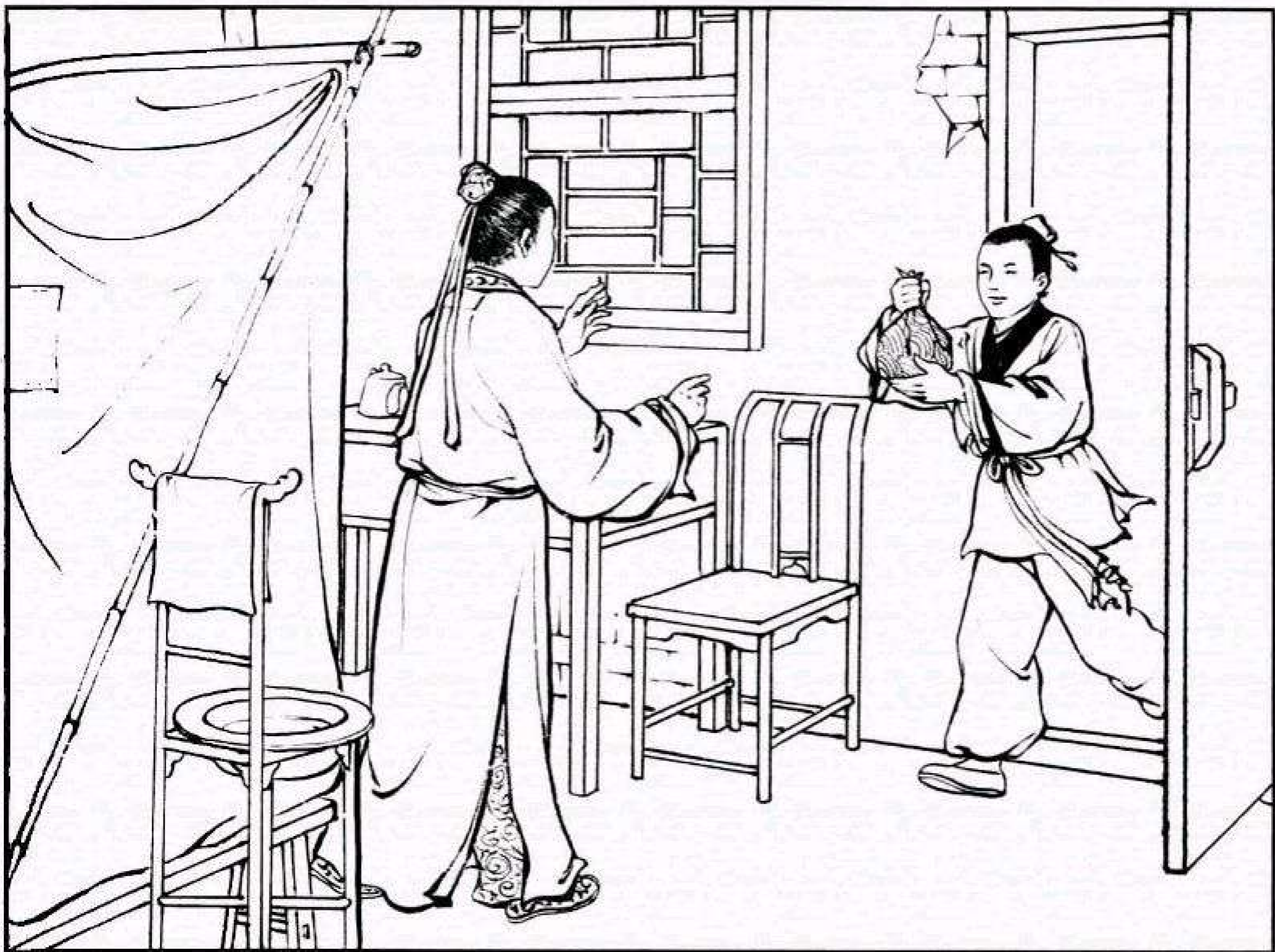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薛蝌差小厮送信回来。信上写着：大哥犯的命案很是严重，而且口供又供得不好，现在正设法翻供。快再取五百两银子来，供上下使用……



宝钗把信一一念给母亲听了，薛姨妈更是着急，便去见王夫人，托她转求贾政。贾政问了首尾，虽明知人命关天，也只得含糊答应。



薛姨妈从王夫人处回来，赶紧筹了银子，命小厮送到薛蝌那里。又叫小厮告诉薛蝌，只要救得哥哥性命，银子不必计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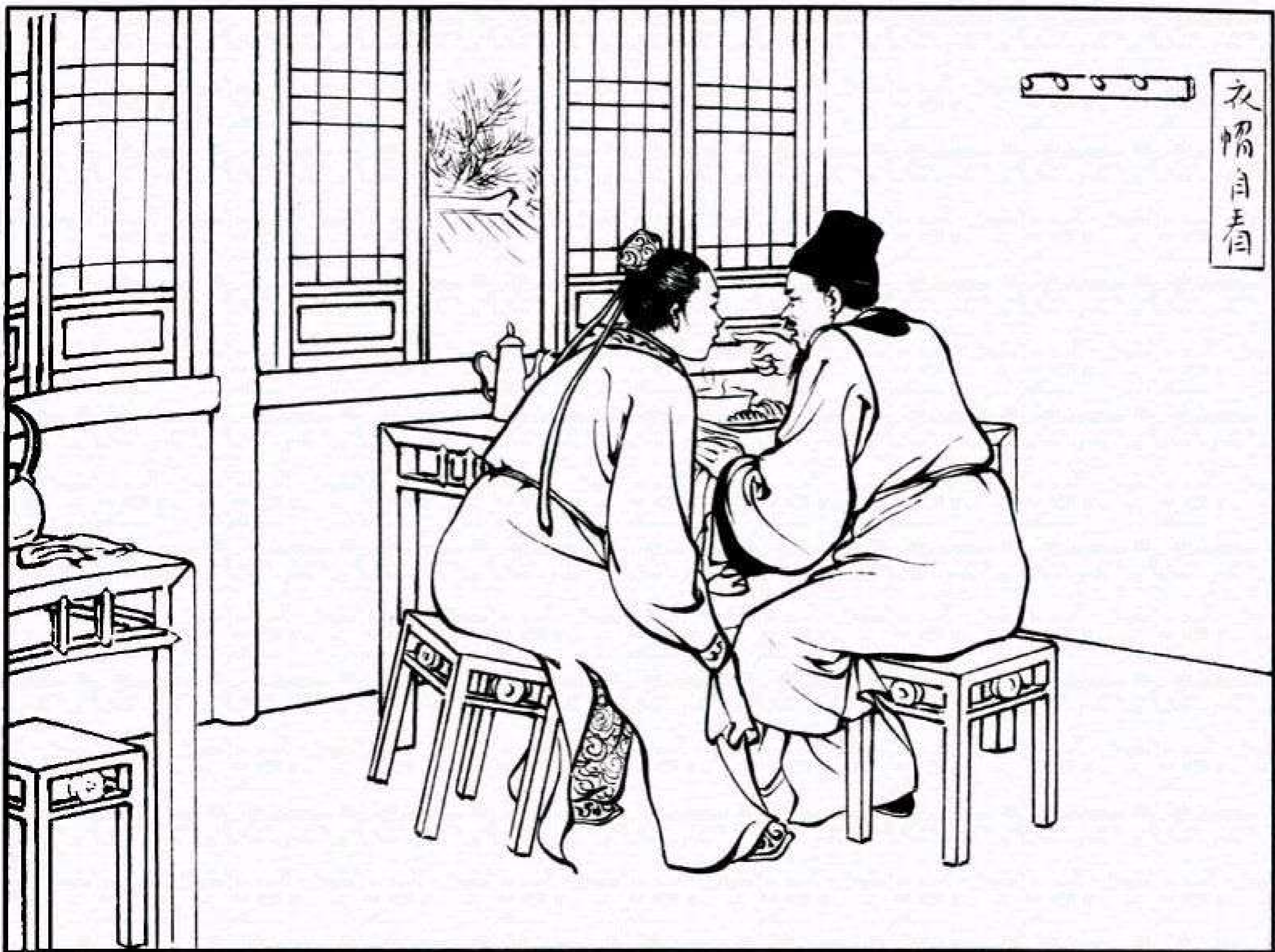


薛蝌接到银两，便在衙门上下用起来。薛蟠在监里，也就不大吃苦。可是死者是个独子，尸亲口口声声要薛蟠抵命，告得很凶。



薛蝌在当地请到一个讼师。这讼师得了薛蝌给的银子，便想出一条计策，要给薛蝌脱罪。

衣帽自看



讼师教薛蝌先设法把吴良保出来，许他银子，叫他咬定张三之死是薛蟠失手误杀。吴良起先不肯，经不起讼师在旁硬吓软骗，只得依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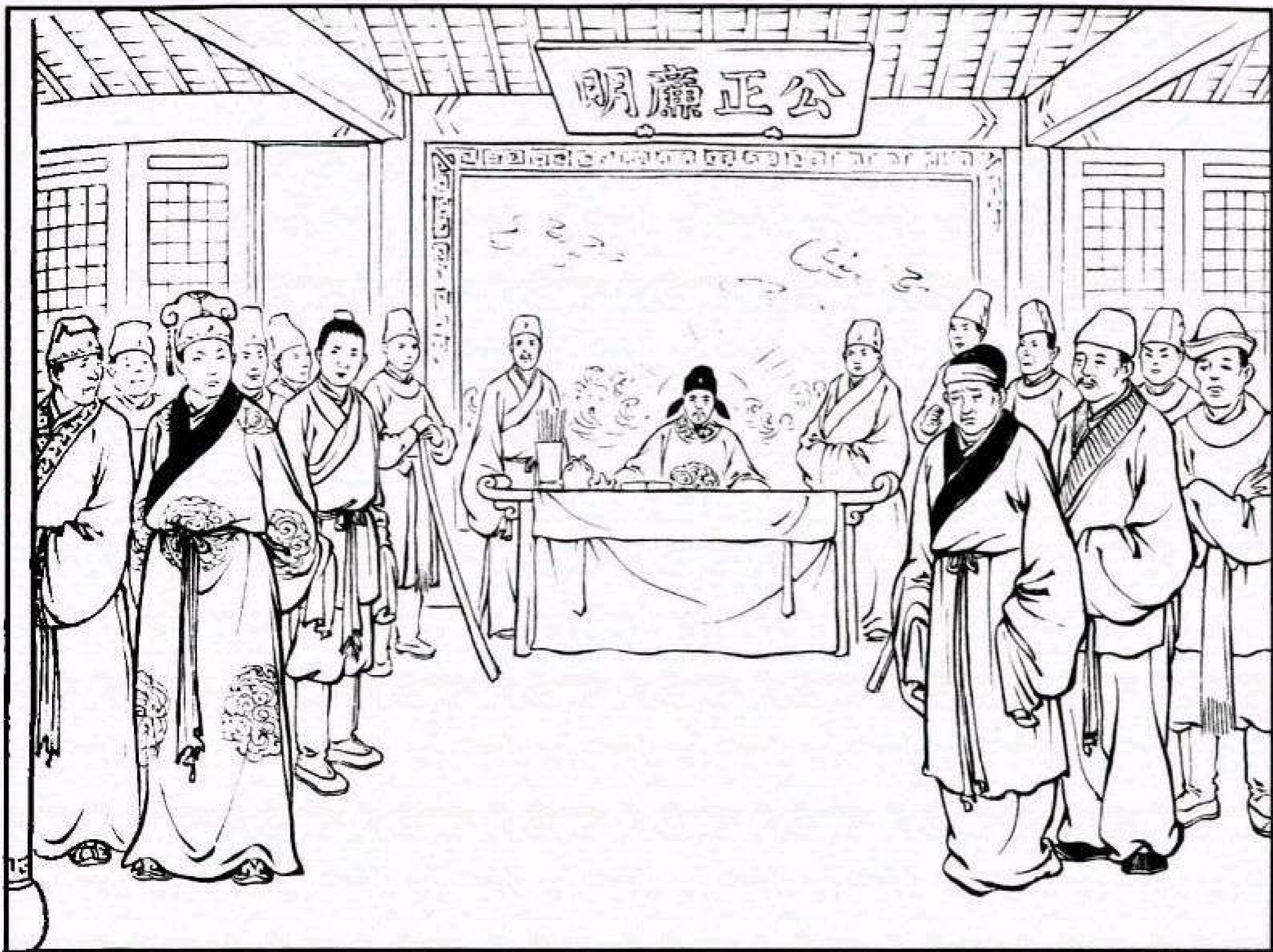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讼师又去买通了几个先时倒还公正的尸亲，
见证等，使他们顺到这边来。办妥后，讼师向薛蝌一
一报告明白，薛蝌这才安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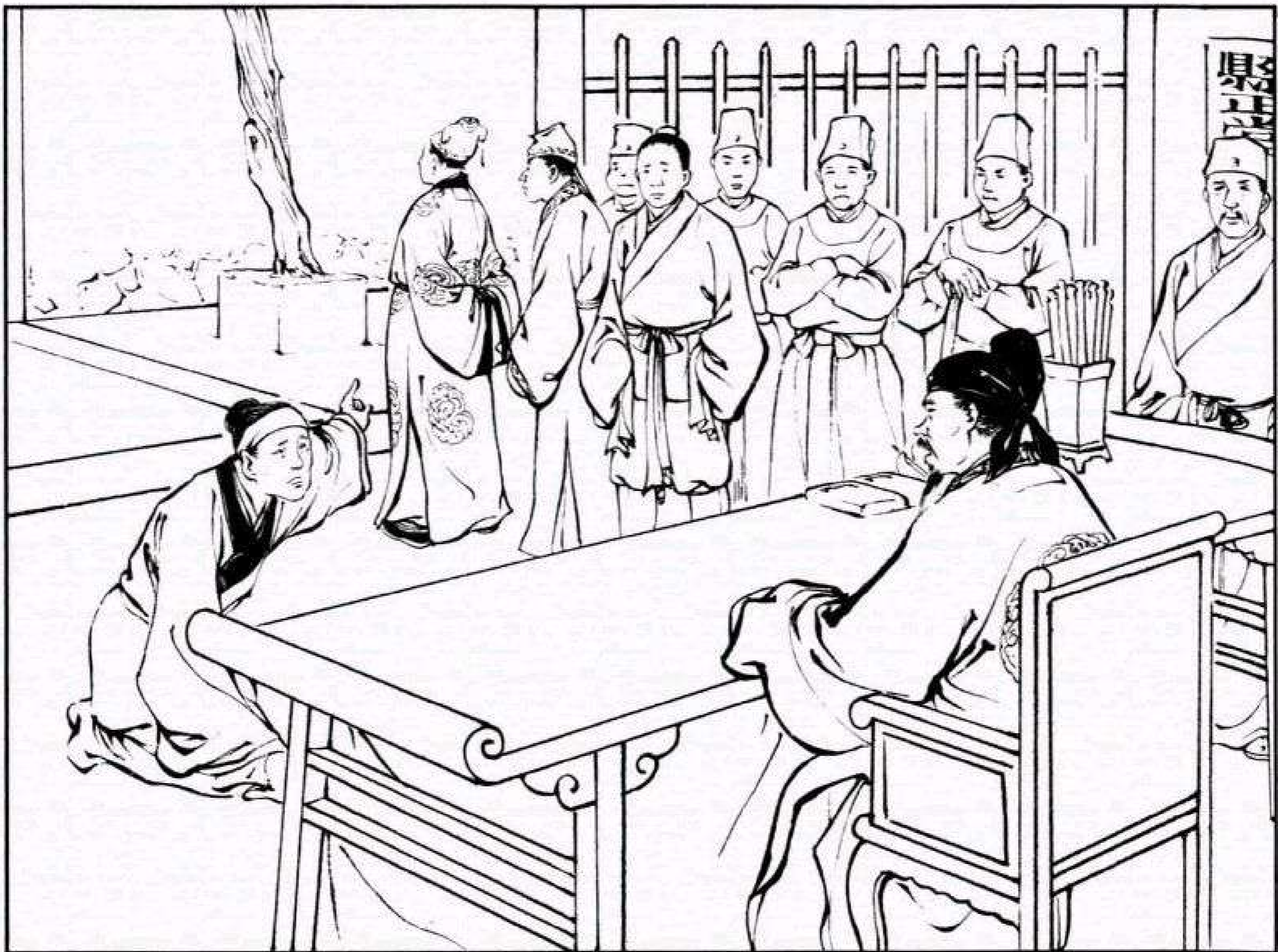
薛蝌见事情已办得差不多，再差小厮回来报信。薛姨妈却还有些不放心，又准备银子，去求贾璉把太平县知县打通，这才静候开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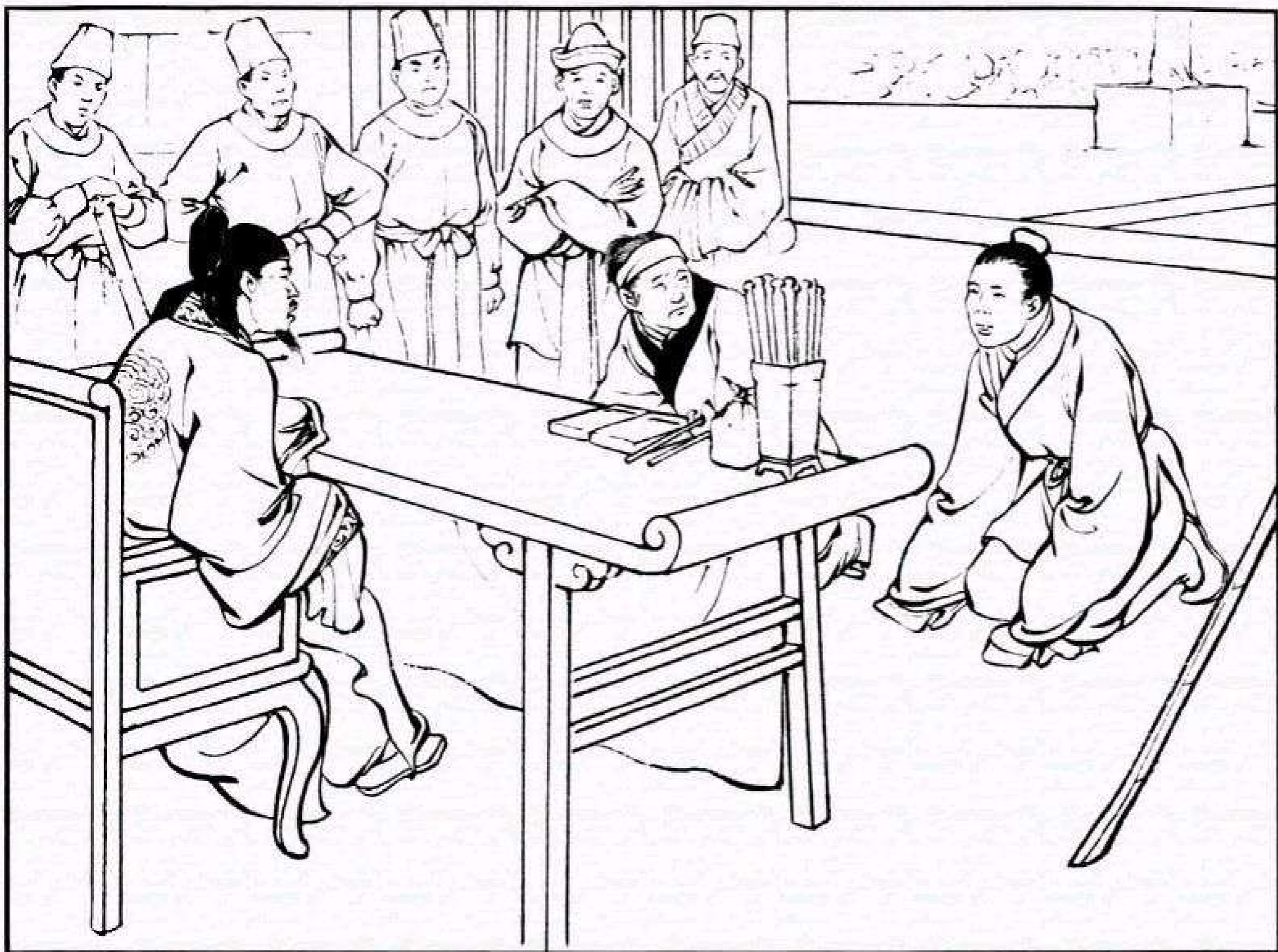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几天，太平县知县坐堂开审，传齐了一千乡邻、地保、尸亲、见证人等，再从牢里提出薛蟠。知县叫原告王氏和尸叔张二问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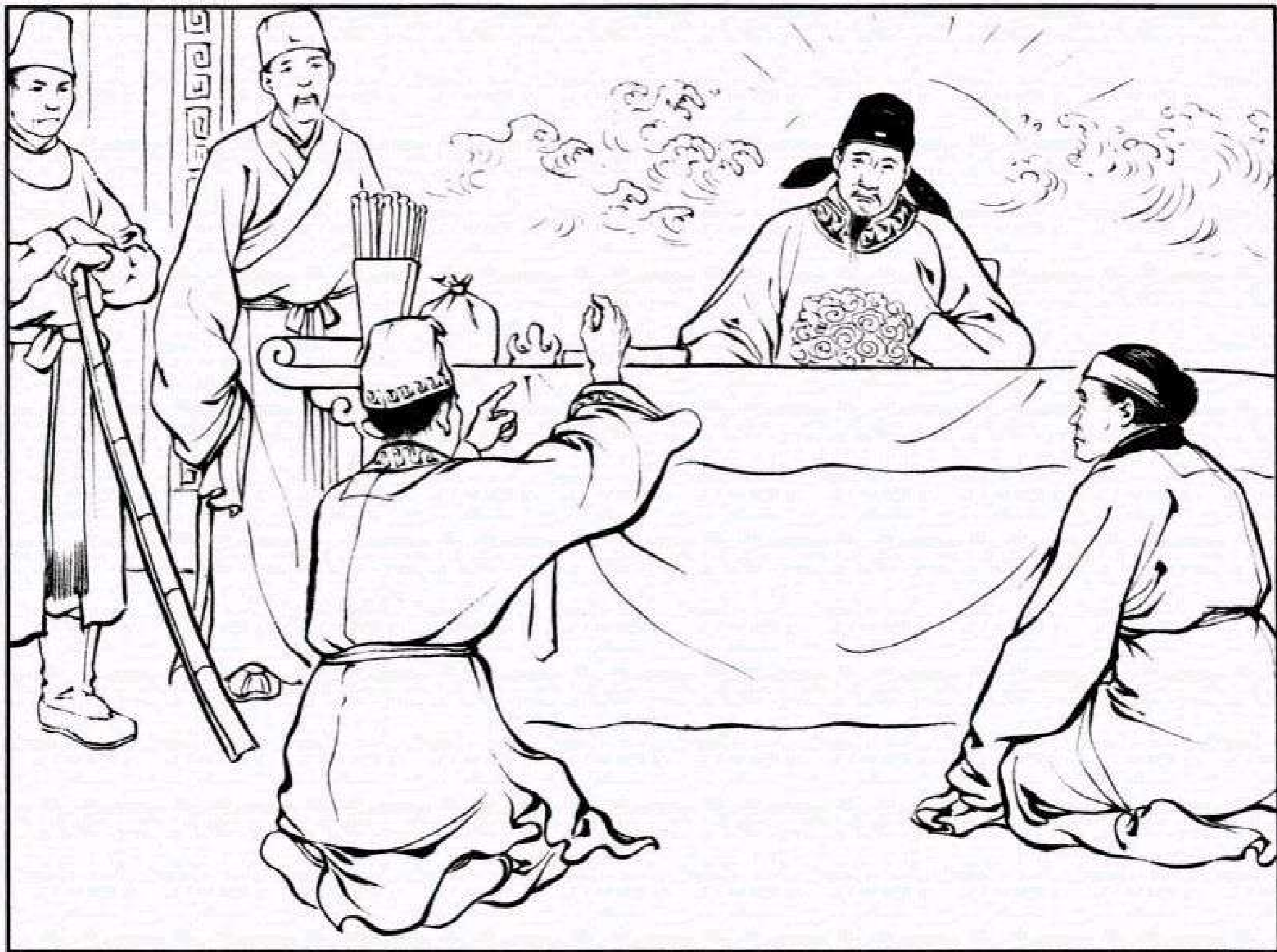
王氏跪着哭道：『小人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早死，张三是我小儿，我要靠他养活。如今被这个小强贼打死，叫我如何活下去？求青天大老爷伸冤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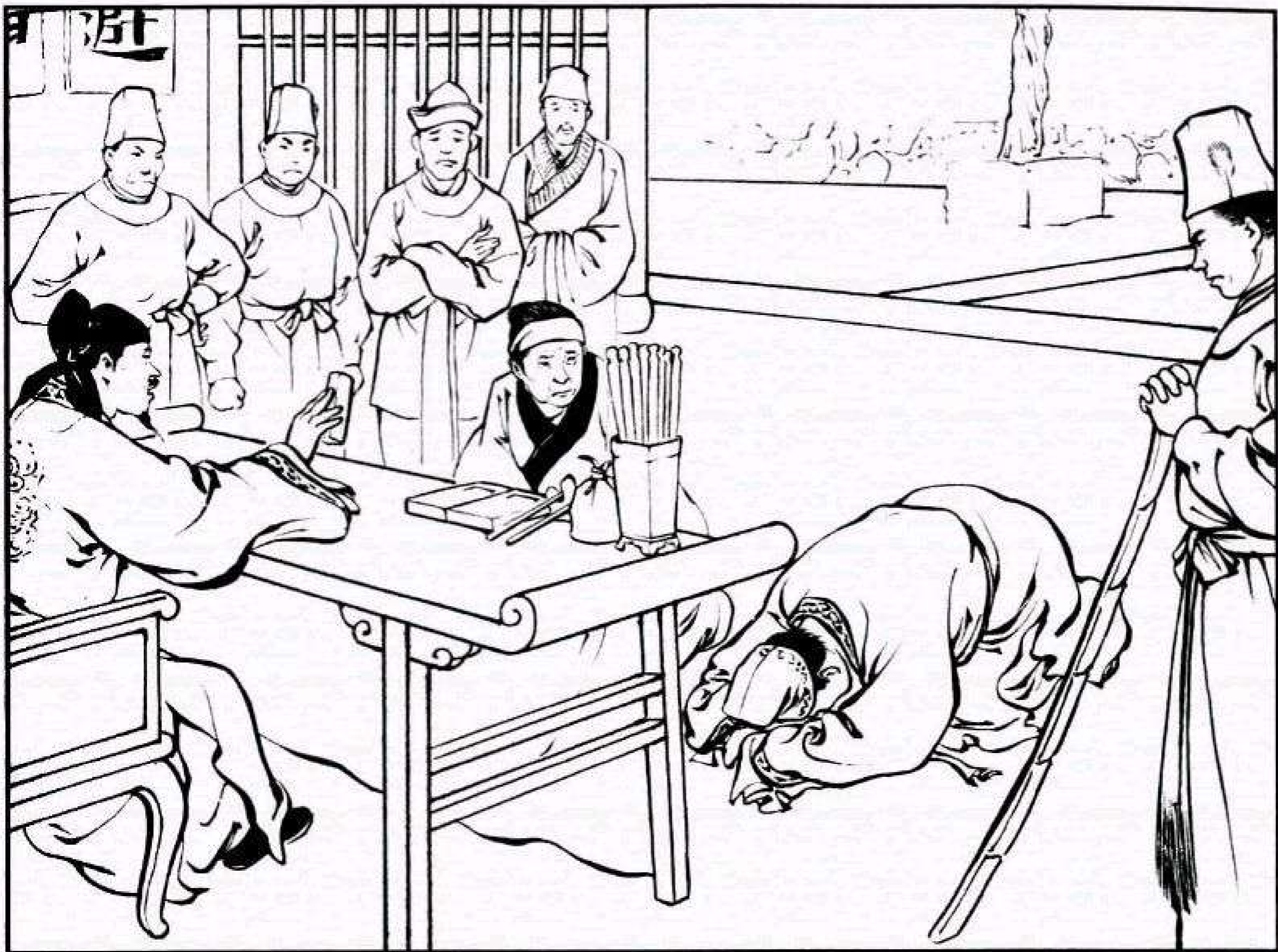
知县又审问店主。店主回道：『那天小的听得店堂里打死了人，跑进去看时，张三已死了。他们怎样打起来的，实不知道。』衙役吆喝一声，店主退下。



知县又问吴良：『你们同在一处喝酒，当时薛蟠怎么打的？』吴良供道：『那天张三不肯换酒，薛大爷生气，把酒向他脸上泼去，不料一失手，酒碗碰着了
他的脑袋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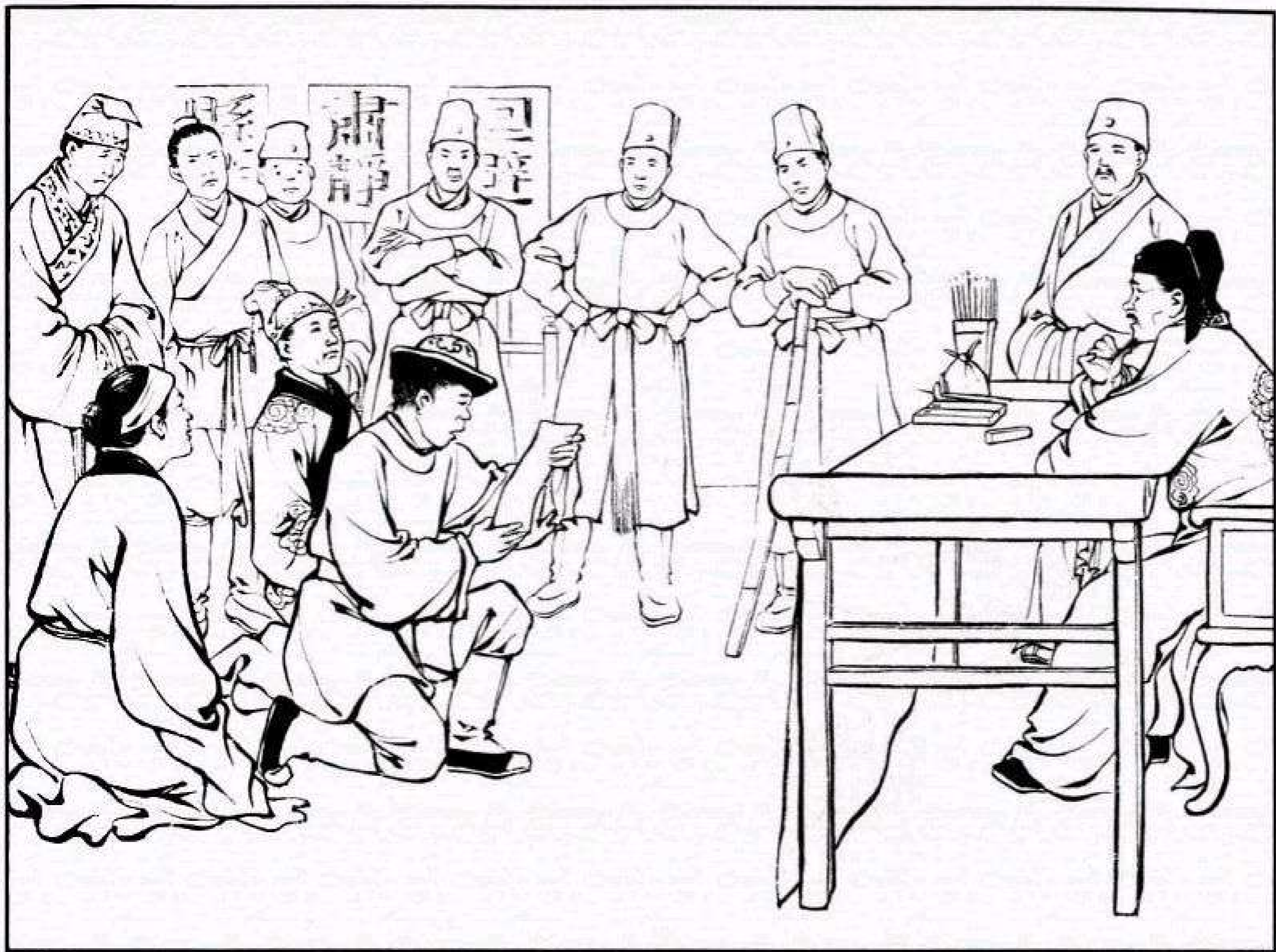
知县喝道：『胡说！前日初审，薛蟠承认是拿碗砸死的，你也承认是亲眼所见，怎么今天所供与前不符？掌嘴！』吴良求饶，只说：『所供是实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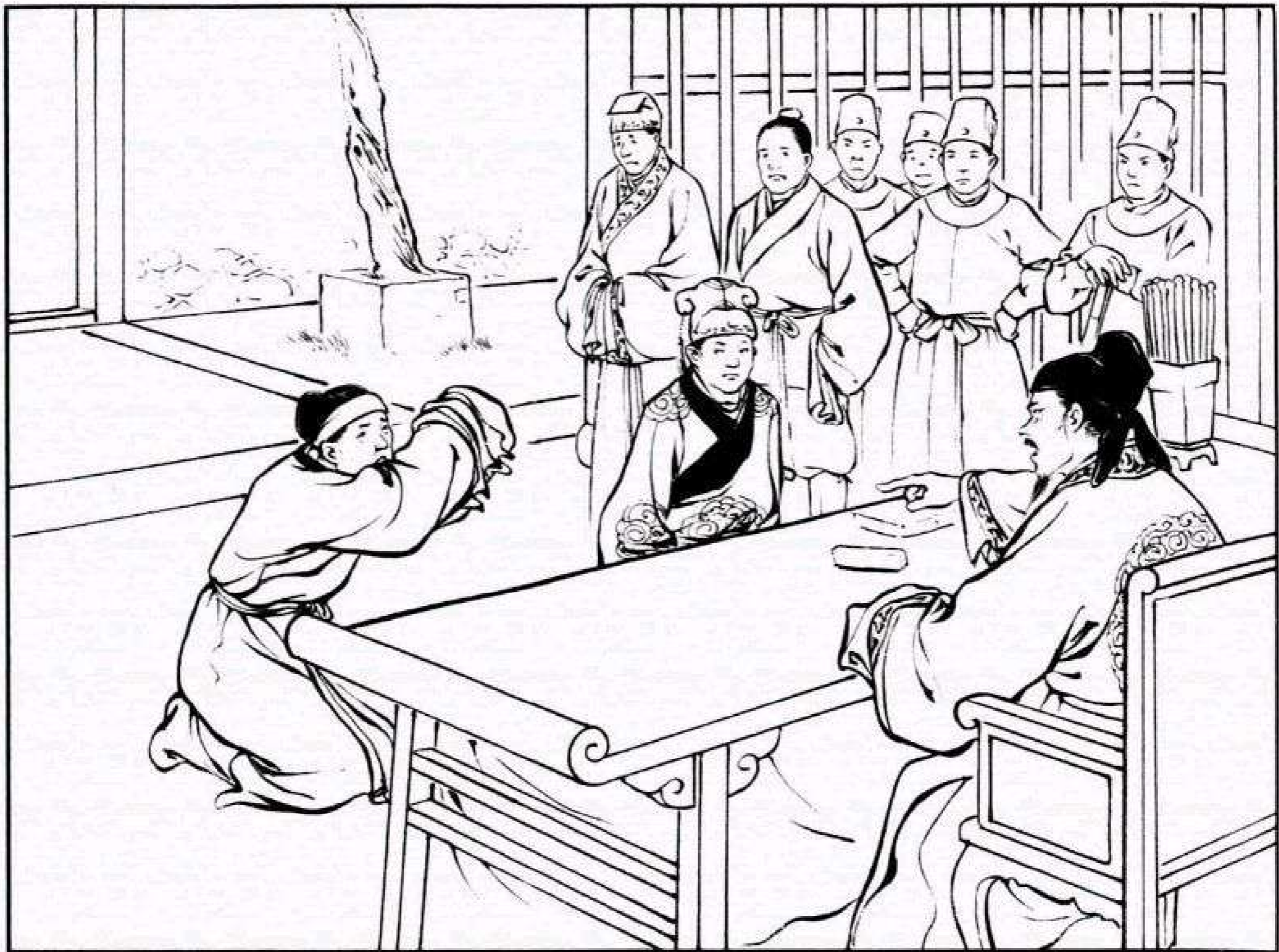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知县便问薛蟠：「你与张三有没有仇恨？他到底是怎样死的？据实供来。」薛蟠道：「求大老爷开恩，小的与张三向不认识，实是误伤……」



薛蟠尚未供完，知县虚张声势要用大刑。薛蟠一口咬定是误伤。知县又传件作来问，件作说：『验得张三只在脑门有伤一处，实系磕碰受伤致死。』



王氏哭喊道：「青天老爷，小的儿子明明有几处伤，怎么今日都没有了？」知县道：「休得胡说！有「验尸单」为证，怎会前后不符？」



知县一面喝住王氏，一面叫尸叔张二问道：『你侄儿身死，你知道有几处伤？』张二忙供道：『脑袋上一处伤。』知县冷笑一声，说：『是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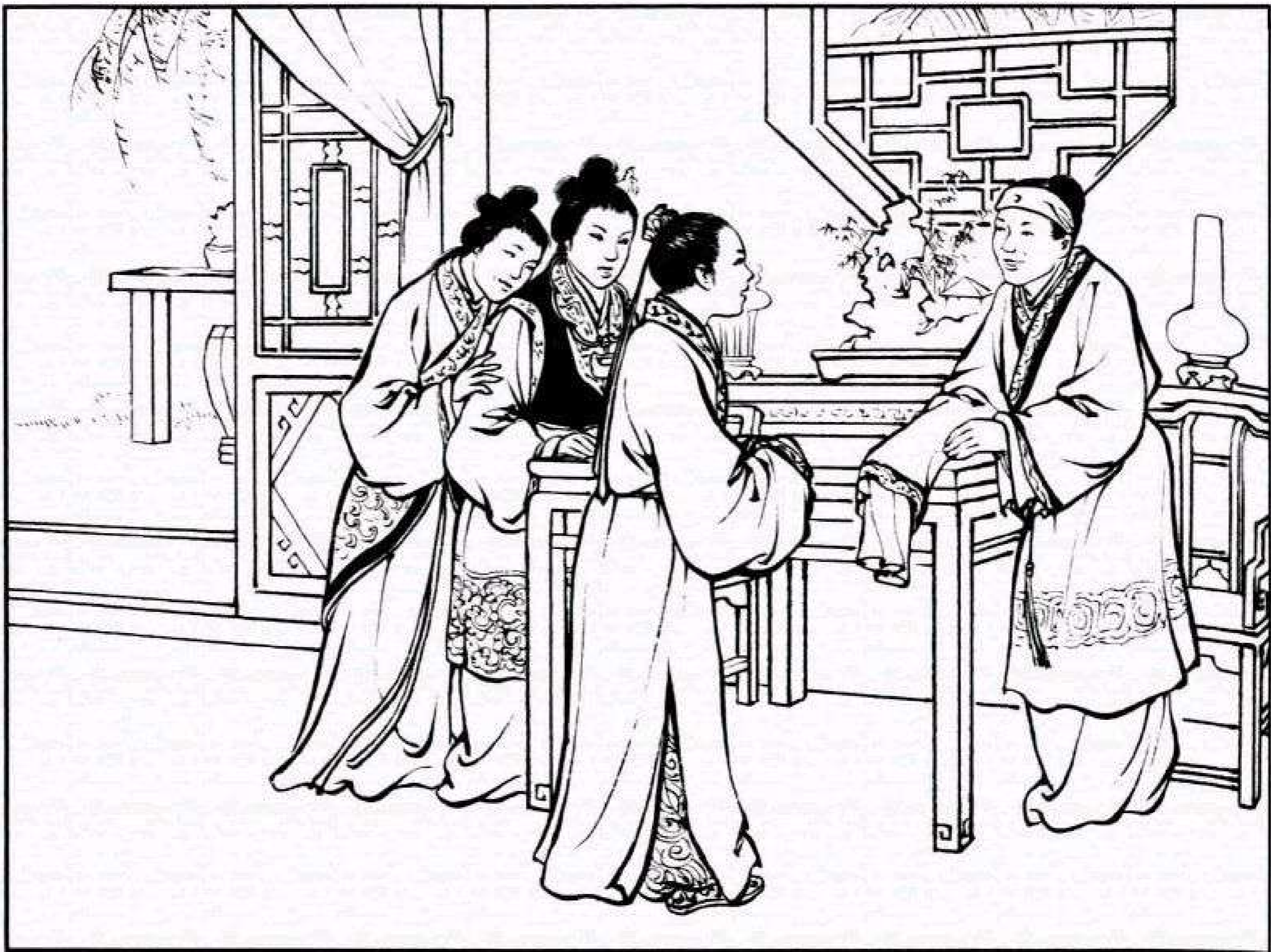
审到这里，知县便喝道：「张三身死一案，有关人等俱供并未打架，这是薛蟠过失杀人，很是明显。着将薛蟠监禁候示，余令原保领出。」当下就退堂了。



王氏大哭大嚷。张二劝她道：『实是误伤，怎能赖人？现在大老爷断明，别再胡闹了。』王氏仍是不依，知县令衙役把她撵了出去。



薛蝌打听明白，暂且放心，连忙回家，见了薛姨妈，说知县怎样徇情，怎样审断，到底避重就轻，定了误伤，再花些银子，便可以赎罪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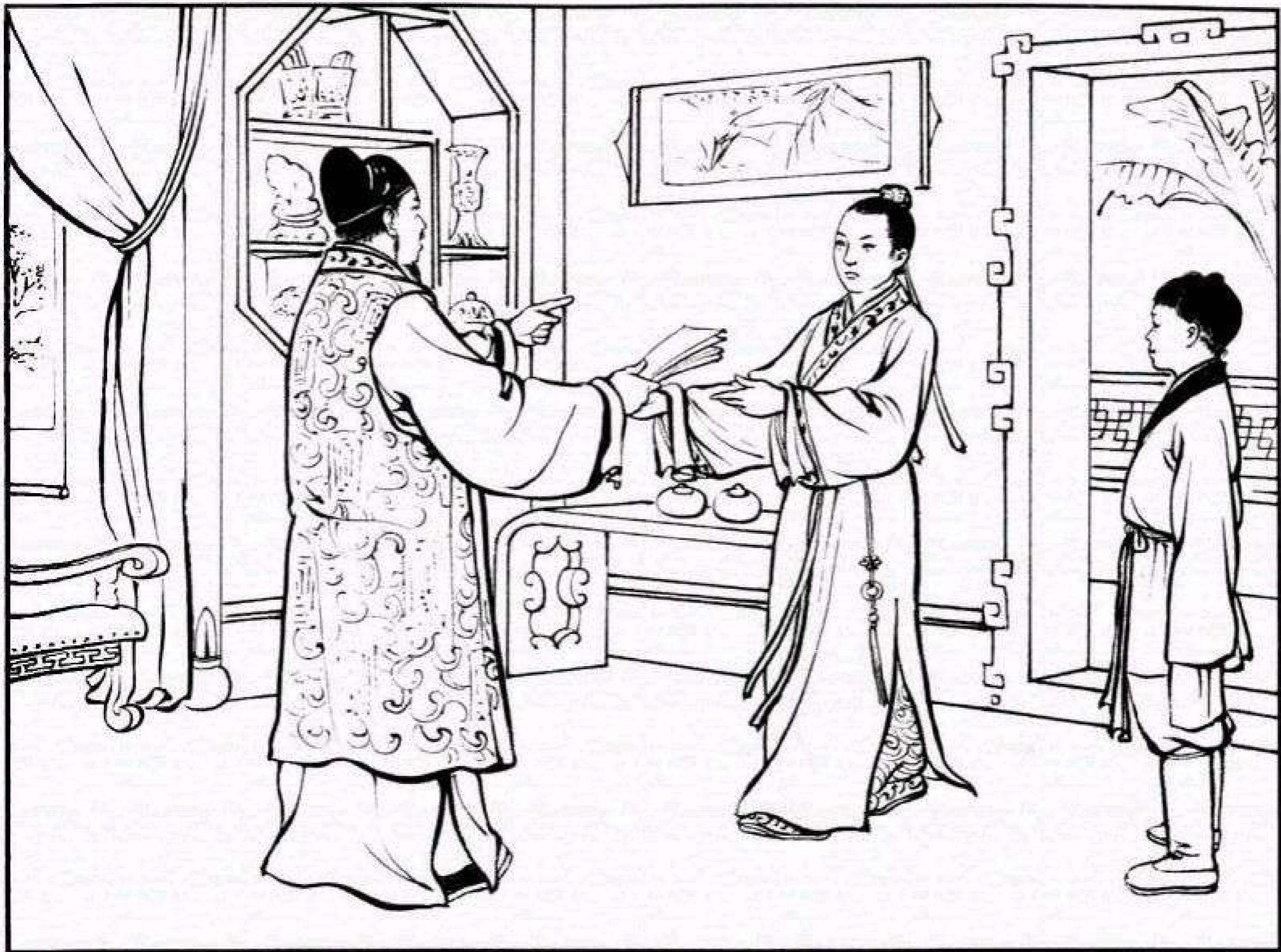
不想事情又起变卦。原来刑部久闻薛家资财富足，从中留难，把案子驳了下来，并且连太平县知县都革职了。



这天，贾政正在看刑部邸报，忽见上面登着刑部的题本，大意是薛蟅毆死张三一案，凶犯串通尸属、见证，捏供误杀，自应依斗杀律以薛蟅抵命。



贾政发怔，心想自己受薛姨妈之托，曾经向知县说情，如今事情闹大，少不得要受牵连，忙命人去找薛蝌来询问经过情形。



惊，急忙来向薛姨妈报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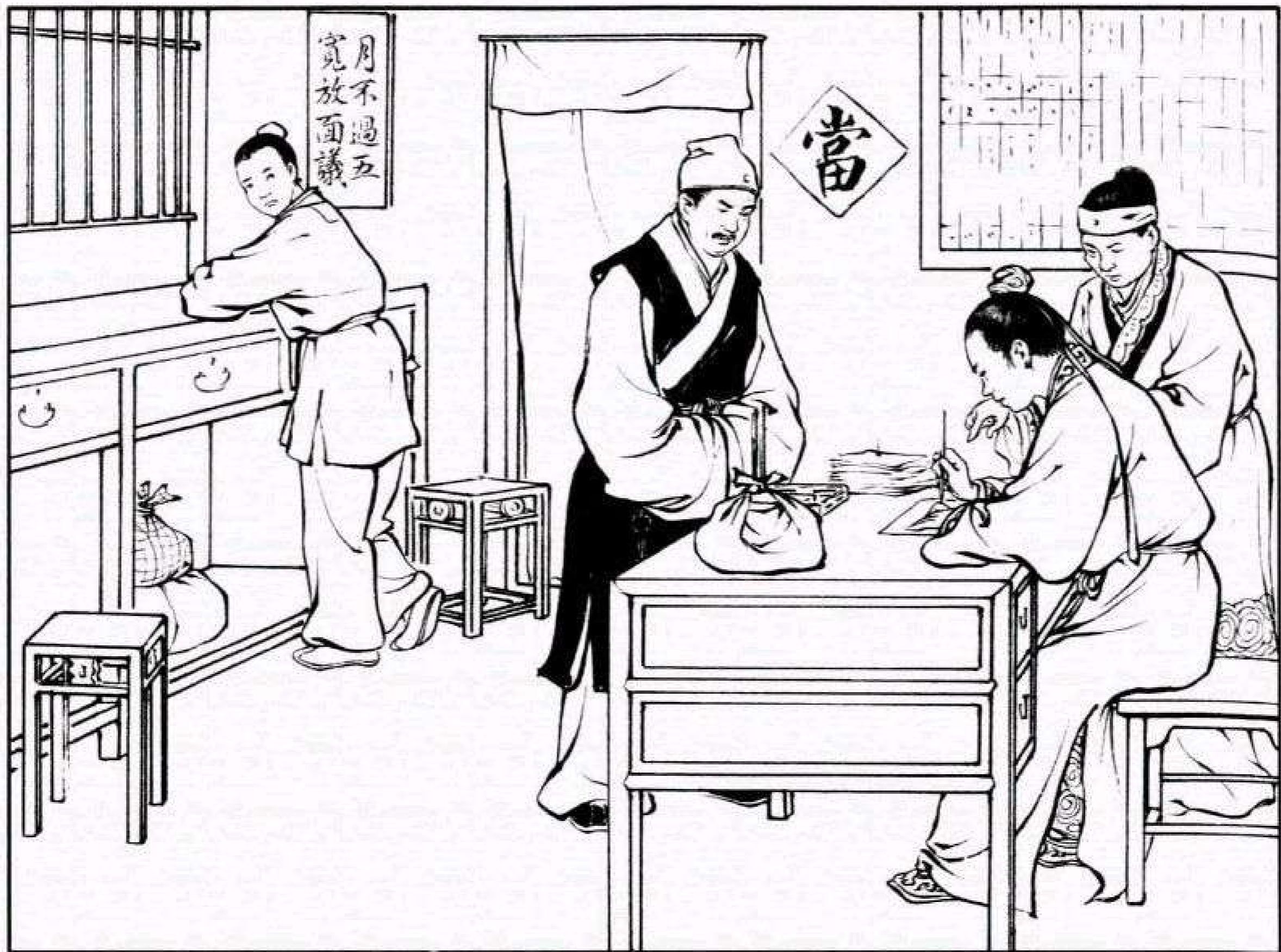
薛蝌见了贾政，听到他哥哥又定了死罪，大吃一



这一来，不单薛姨妈急得手足无措，连贾政也很着急，因从中说情，少不得要担罪名。大家一商量，觉得刑部所以从中作梗，只是银子用得不够罢了。



薛蟠也从监里带信出来：『快趁案情没有闹破之前，送刑部一笔大礼。为了保全性命，千万别心疼银子。』薛姨妈只得四处张罗，筹划银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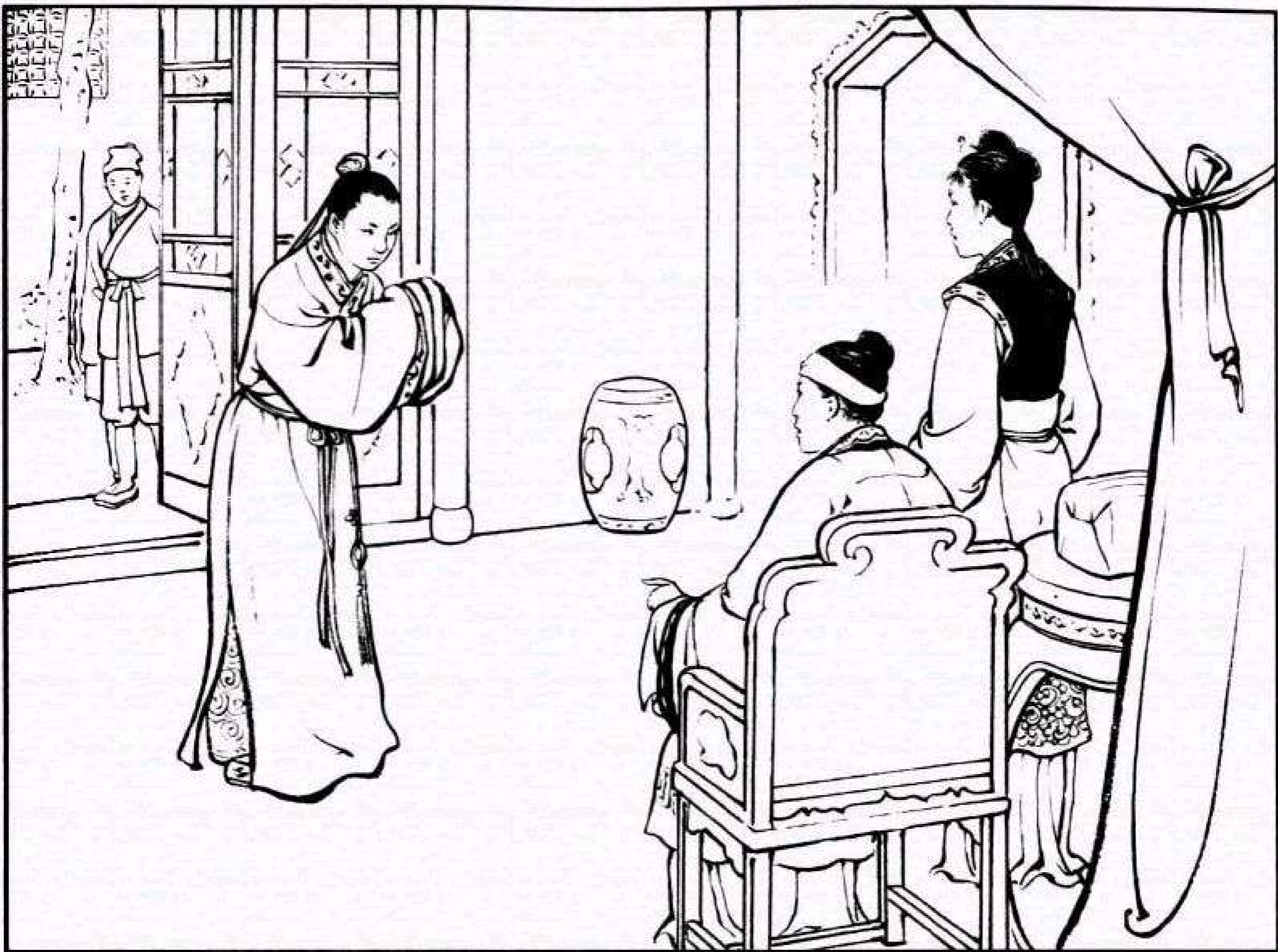
金桂听到消息，便又大哭大喊道：『我的命不要了！男人呢，已经死定了，如今索性闹一闹，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！』



薛姨妈气得白瞪着两只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还亏了宝钗嫂子长嫂子短，好声好气地劝她。金桂道：『我如今守活寡了，还要脸做什么！』



这时，薛姨妈、宝钗忙又着人找薛蝌来商量。薛蝌也以为要救大哥性命，只有『别心疼银子』一法，当下薛姨妈只得又把一片当铺出盘，才筹足银子。



薛家筹足了银两，由薛蝌悄悄送与刑部。这样一来，刑部果然翻了原案，一角文书，准薛家备银赎罪。不多几天，便把薛蟠释放了。



呆霸王薛蟠

红楼梦之十四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刘锡永 严笛凡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